

關關

著 汀 沙



新羣出版社印行

關 闖

作 汀 沙

社 版 出 羣 新

年 六 四 九 一

新羣文藝叢書

關 關

編輯者 以

羣

著作者 沙

汀

出版者 新羣出版社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八月遷初版（二一五〇〇）

題記

一九四一年春天，我抱着一種可笑的夢想回故鄉去。我希望用一年的時間來整理一下零落殆盡的產業，然後開始一種愜愜意意的生活：拏半年治家游獵，半年讀書寫作。但是，這夢想正惟其是那麼美艷，同時又很可笑，所以，很快便爲現實所粉碎了。

次年春天，因爲一點不輕不重的時症，我就又不能不乘機遠離故鄉。而且過着一種比較已往一年更爲合格的蟄居生活。這樣的生活，到現在又快要一年了。其間我幾乎從未跨出過居停主人的大門一步。而我所常活動的地盤，却只有那麼一塊約略三丈見方的天井。這自然太悶氣，但在這個年頭，誰又不悶氣呢！

然而，受着限制的只有我的身體，我的心思所能活動的範圍，有時却是極廣大的。每當我負手獨行，偶一瞭望那有限的天宇的時候，我總情不自禁的緬想一回那廣袤浩汗的河北平原，那些任性的馳騁，和那些有聲有色的生活片斷：於是我決意寫出這本小書。

現在，經過一個月的時間，我總算寫出來了。因為書中主要人物之一是個智識份子，又因為有的人知道我去過華北，問世以後，也許有人會做索隱的吧。然而，左嘉却不是我，我是從不戴眼鏡的！也非那位曾經和我同道，最近傳聞做了新郎的近視眼朋友，因為他所騎的並飛那頭青馬，它倒是我騎的！……

然而，儘夾雜些廢話做什麼呢？一個人寫本書，倘自問其動機尚非出於謀生，也還慎重其事的盡了一番力，這就夠了！何況這是小說。但我還得趕快申明一句，書中所有的地名，不是來自挪借，便是來自仿造，幾乎無一與事實相符，希望種種超老實人不要誤會。

最後，作者謹將此書獻呈白求恩醫生（DR. Norman Bethune）之靈，爲了他那偉大的懷抱，和他的工作熱忱所曾齎給我的永遠難忘的感動。

一九四三年十月十五日寫完記。

感情真是一件奇怪東西。等到認真要回後方的時候，對於敵後的游擊生活，彷彿就要遠離自己的親人似的，他倒反而有些留連，有些捨不得了。

他是昨夜才得到確定的通知的。他正在寫日記，那個出色的軍事領袖，鬍子邊露出搗蛋的微笑，翹着煙斗走進來了。他逗趣似的掏出幾枚桔子糖來，於是細着他經憂患的眼睛，他告訴左嘉，再隔一天，他就可以動身回後方了。

左嘉等候這個決定已經兩個月了。他有着不能不走的理由。他的妻小還在後方，他之到敵後來完全由於一種偶然的機遇。他約同一批文化人到前線勞軍，無意中碰見了那個傳說中的人物。於是，因為那馬販子的引人入勝的風度，以及對於遊擊生活的巧妙描敘，左嘉便單獨跟他到了××。

他來的時候是寒冬，現在已經是春天了。就和季節一樣，他自己也有了改變，而且和北方的季節的改變一般顯著。他可以毫不吃力的紮好他的綁腿了，軍服並不難受，牠遠比一套洋服一襲長袍穿來稱身。他已經習慣於倉促的轉移，習慣於大砲的轟鳴和趕夜路。他有時高興自己的性情比已往穩定

多了。

然而，爲了收拾一點行李，他却感到不大寧靜，那種快要坐上花轎的處女的激動侵襲着他。他確定不下甚麼東西應該裝在馬袋裏面，甚麼請進背包。他最看重的是那些陸續收集來的敵我宣傳資料。但是一張神符，一支精巧的采繪的燈籠，却也同樣出色。而在數量上更又不能不有所限制。

最後，他總算對付付清檢好了。他嘆了口氣。十分滿足的凝視着他的行李，正如一場襲擊後戰士凝視着自己的勝利品那樣。他設想他的收穫已經不菲薄了。甚至於漫想着將來應該怎樣善用它們。他早年是寫詩的，使他知名的却是那種泛論文化智識的文章。戰事擴大以後，他又把精力掉向散文方面來了。

休息一會他就考慮着自己的次一行動：和朋友們告別。憑着他的精細和有條理，他早已準備好一張拖單，開列着五六個新識舊好的名字。他是看重禮貌的，生恐一點遺漏將會引起一場不快。他從插着鎊鐵鑰匙和自來水筆的胸包里檢出那拖單來，作着最後一次訂正。

他把他那架着鋼絲眼鏡，已經顯得黑胖的圓臉向那水紙上移動了兩遍，他沒有發現甚麼疎漏。這是戰時，而且五六個月的游擊生活已經把他相當的磨粗糙了。何況從軍事祕密上說，太張揚了也不行的。在敵我交錯的淪陷區內，一點漫不經心便會招來一場傷害，他關照了那小勤務一聲，就一直走出去了。

屋外是一天大好的陽光。這時快當中午，穿着毛線衣已經覺得很難受了。在寬大的村街上有着赤裸了的孩子在玩灰土。上面是蔚藍的天空；自在翱翔的野鴿翻飛着金色的羽翅。凡目所能及的田疇已經顯得更青蔥了。一個防空守望哨在屋頂上漫步着；但他忽然停止住了，亮着眼睛凝視着一角天宇，一隻簡陋的十字風箏歪歪斜斜的升高起來。……

這一切都是多麼寧靜。雖然十里以外便是敵人的據點，說不定頃刻之間便會發生戰鬥；但這是常有的事，已經不稀奇了。而且，只要那些不時從街面上溜過，騎在自行車上的便衣偵查的眼睛耳朵照常工作便無大礙。在一家貨攤面前，和那個高級委員擲了擲手，左嘉欣喜的停下來了。

那人身材頗高，蓄着一塊濃黑的唇鬚。長期的奮鬥和長期的胃病使他略嫌消瘦的黃臉上顯出一付病容。披着件草黃色短大衣，他兩臂平抄，用了稍息的姿式站着。因而神氣更見懶散；雖然終難掩蓋掉他那由於信心堅強而來的本有的鎮靜。他開始扼要的告訴左嘉近一月來的戰鬥經過，意在說明爲甚麼沒有早送他走。

他說明着，隨又用鞋尖向地灰上錯綜的劃着線條。

他在向左嘉說明着近兩月來的戰鬥情況，目的則在求得對方諒解；他們爲甚麼沒有讓他早些時候出發。

「你想，」他溫婉的笑着，「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怎麼能送你走呢？現在比較好一點了，重新佈置

「一下至少要他兩三個禮拜，若果路上耽擱不大，那個時候你已經在路西了，山地好辦一點！……」想起曾經抱怨過他的做事拖踢，左嘉禁不住紅臉了。

「這一下你們該可以休息一兩禮拜了吧？」他支吾的問。

「這也難講，」舐舐嘴唇，委員沉思的說，「不過，一時總不會搬場了！」

於是委員恬然一笑，伸出手握了握他，同時微領着首，十分溫雅的哼了一聲，就走開了。

這場意外的談話稍稍使他感覺到內疚，同時重又燃旺了他的惜別的情緒。並且，由於那種智識份子特有的好自譴責，他還多少覺得他的出發不大光彩。因此，當他走進那加拿大醫生的院子，看見那個偉大的國際主義者，穿着污舊的黃色睡衣，雜坐在幾個老婆子中間裹着綳帶的時候，他就認真慚愧起來。

但要退出去是不行了。他只好決心不打擾他，一直悄悄拐進橫屋里去，那里住着一個他大學時代的同學。河北人，做過一次縣長，現在是那加拿大人的翻譯。偶然的碰頭和偶然的別離同樣使得他們興奮。當其同窗的時候他們並無交情，然而，那種共同的神聖的責任，已經把他們重新結合起了。

他們開始說了許多只在發洩感情上有着重大意義的碎話，接着就沉默了。彷彿覺得那是沒光景的，和我們這時代太不相稱。隨後，心性略為平靜，那翻譯問起左嘉所要經過的路線，並且極力勸他在路西軍區停留一個時期。

「這要看，」左嘉茫漠的回答。

穿過窗孔，他正發愁的凝視着那個席地而坐的異邦人的背影。

「不要這麼說吧，」那翻譯認真起來，「再來一趟恐怕不容易呢！」

「好嘛，」左嘉順從的說，隨即嘆了口氣。

「你到唐縣的時候可以去看看小汪，他就是那里的人，在當專員。……」

「我覺得自己有點像個逃兵！……」

「瞎說！」那翻譯憑着他的直爽叫了，「你又不是回後方去避難的！」

「自然自然，」左嘉不好意思的笑了起來，他搶着說，「我每一個行動都是經過考慮的，我不覺得我有不合式的地方。並且我預定要做的事早做好了。不過一想到大家這樣艱苦……」

「同志，後方也有後方的艱苦呢。認真工作起來沒有一處舒服！……」

於是他們就對談起前後方工作情況的差別，和各自的難易來，而歸結到那個不可磨滅的真理：一個可能盡善的工作崗位就是最好的崗位。這是左嘉曾經想過多少次的，然而，再由另一張嘴來說遍，效用也就立刻兩樣。

「我懂得！」左嘉承認着，發出寬解的笑聲：「只是總覺得不大痛快！」

「你倒不必這樣！你看我們那個加拿大醫生吧，一打仗他就吵着要上火線，——本來一負傷就醫

治效果要好得多，司令官無論如何總不答應。……」

彷彿立意避開那個話題，左嘉切斷他，向他問起一個同學的行蹤。

「調到總部工作去了，」那翻譯回答，「若果走晉東南，你們一定會碰頭的。」

「我也想這樣走，」左嘉說；「這樣方便得多。從桓曲過河，坐火車到西安；然後由寶雞坐汽車，一直就到成都。這是我原來的計劃，可以少走點重複路，多看一些地方。一到家里我就可以關起門工作了。」

他想起了他的妻兒。想起一回做夢那個六歲的玩皮孩子對他的責罵：狗入的爸爸！他陡然感覺到了一陣溫暖的柔情。……

他笑了。雖然並不存心掩飾，接着他談到他的寫作計劃。他笑着申稱，他已經要改行了。他相信一點真實情況將比一番空論更爲動人。而且，目前的工作正在如何使得後方的人心振奮起來。因爲有着約會，慎重的作過別，他到宣傳部去了。

那裏的負責人特別預備了幾樣好菜爲他饒行。此外預備下的是大量的殷勤，鼓勵以及若干可能提出的質問的答覆。談話結束時已經半下午了。他又忙着跑了幾處，於是走去訪問戰地工作團的一批青年朋友。在那空無一人的屋子裏面，他隨手翻了翻那一冊躺在炕上，已經過時的案頭日曆。

這日曆的所有者是一個江蘇青年。他是瘦長的，沉默寡言，一閒下來便爲懷鄉病所苦。假若手邊

沒有這冊日曆來發洩一下他的感情，寫出一些妙不可言，但却無傷大雅的斷句，他也許早已變成了一塊石頭。

但他新添上的却是這樣饒涎欲滴的一句：殺條豬來吃多好呀！……

左嘉皺着眉頭嘆息一聲，挪好門，退出去了。他並不覺得自己比那夢想着一點油腥的青年人優越，但他多少感到悵惘。雖不是個苛刻的人，他有時却是極嚴肅的，甚至帶點學究氣味。然而，當一踏上已經換上薄寒的村街，當一想到二十年前他所知道的智識青年的輕佻，他又充滿着寬大和感激了。

蒼茫的暮色已經在合圍了。在那頗為考究的院子里面，在那高敞的磚台階上，那幾個他所訪問的青年正在守候着他。他們已經知道了他要出發，特別包了糖食跑來看他。當左嘉出現的時候，因為實在熬之不住，他們剛剛搶吃光了。但是這只能怪他的運氣，所以那接待他的不是抱歉，而是一場哄笑。

他們爆發出那種只有在艱苦中生活着的人才有的大笑，從梯階上和門限上陸續站了起來。因為北方人的台階頗高，他們的笑聲也就特別響亮。他，左嘉，感到疑慮似的勉強的笑了。

雖然只是三十五六，但他常常覺得自己已非青年。他是不能容忍任何人開他的玩笑和對他不禮貌的。他的表情隨即認真起來。

「你們！發癡了嗎？」他依舊停在台階下面。

「不是，不是！……我們等了你好久了啊！……」

「這也沒有甚麼好笑的啦！」左嘉生氣的回問。

看見越來越加正經的神氣，那個外表笨拙，心思靈巧，曾在清華肄業的大塊頭浙東青年，覺得他的毛病，那種認真起來便要認真到底的毛病，要發作了。於是噙着愉快的眼淚，他開始向他作着詳盡的解釋。

「不過這怪不得我的，」他幽默的結束着，「只能怪他太口饞了。……」

「天曉得！」那個想要殺條豬吃的人簡捷的辯護。

左嘉釋然了。

「我當是甚麼事！……我來請你們吧；我已經掣到路費了。……」

他愉快的笑着；走上台階，邀請大家到他寢室里去。

他準備和他們作一次痛快的話別。他每每覺得同着他們聚首是要親切一些。這不是說在同那些品位不一的戰士們的接觸上他會感到生疎，他們的情真處有時更加動人。然而，由於那傳說的殘廢以及過多的感動，他同他們不算融洽。

主客間的談話開首是雜亂無章的。而且絲毫沒有接觸到那些往常感覺有趣的題目：希特勒的瘋狂

和慕尼黑協定的流毒。種種哲學藝術的議論也擱下了。他們只是談着回轉後方的路線，沿途的熟人以及沿途的食品。當小鬼進來上亮的時候，他們終於談到正經事來；這個拜託捎幾封信，那個是介紹文稿。

「別的信不要緊，」那大塊頭浙江人說，「我的稿子掉了都沒關係，老張這一封信千萬掉不得啊？請你檢好一點。……」

「我完全贊成！」另一個人接着叫了出來。

他們之如此慎重，因為里而還附着一封西安寄來的信。是一個發覺自己有了妊娠的女性寫的，她同老張都是那浙東人的同學。那信走了五個月才到河北，收信人已經走了。他們拆開看過，十分感動於下列的字句：歡樂是共同的，苦難却由一個人承擔。而這正是女人的命運。

左嘉下細一看那個新加上的信封：「探交山西汶水交城一帶第四支隊部政治處宣傳科張鳴同志收」。

「你們另外找人帶吧，」他想退還他們，「也許我不走晉西北了。」

「軍區你總要往一下的！」那浙江人接着說：「你在那邊好找人啦！」

「那嗎只有這樣，過同蒲路就不說了，不然我留在軍區政治部里。」

「好的！擱在那里我相信一定有人轉去。現在我只是担心，信還沒有轉到，他又調到別處工作去

了！他前回來信說要到大青山去。……」

「總之，」一個和那女性同鄉的廣東青年突然叫了出來，「他們不該忙着結婚，更不該胡胡塗塗就養孩子！……」

有誰從外面把門推開來了。是司令官的勤務，來請左嘉去吃飯的。這明明帶點饑行的意味，不去不大禮貌。好在他的招待已經辦了，那批不速之客也已吃光所有的糖食，他們於是一同走了出去。

當他轉來的時候，他的小勤務已經在打鼾了。他爬上炕，極想早點好好睡去。他一氣就把燈吹息了。

「明天就要走了，」他喃喃的說。

二

彷彿白晝的兮婉也得仰杖人了，從黎明的薄暗里，鈍重的砲聲咆哮起來。……

這沒有帶來驚擾和任何的緊張動作。這是常有的事，不足爲奇。但當輕燥的機關槍聲作了替手的時候，那些有着責任的各級戰士，都把他們的睡眠收拾起了。

至多只有那兩個照管收音機的青年人，和那斷手臂依舊躺在被窩里面。後者是準備去路西的，但他還得轉來，去就某一支隊的新職。因爲這新職，他早就該出發了，他的長官却要他留下來，護送一批人到了路西再說，有如這點任務只有一個肢體不全的人才能勝任愉快。

他早就被大砲驚醒過一次，他掙他那經過十年訓練的耳朵測量了一下遠近，就又蒙頭蓋被的睡了。現在，他把被蓋一掀，一下亮出他那黎黑的瘦臉，粗眉毛，深眼眶，端正的鼻準壓着一張微翹的薄薄的嘴唇。

他擠緊他那長睫毛掩蓋着的眼睛，大張開口，打着一個不大舒服的呵欠。

「今天恐怕又走不成了！」他嘟囔着，「真活見鬼！……」

「你聽！越響越近了呢！」

那個新近參加部隊的初中學生，雖然熬了夜，已經光着上身坐起來了。

「像是在窩北打，」他帶點恐怖加上一句。

「胡說！窩北會搬到東南方去了嗎！」

「響得這樣的近！」

「起碼還有七八里路，說不定大義門搞響了！」

「快睡覺啊！」那個負着助理秘書的名義，算是主管收音的山西人插進嘴來，「一定沒有甚麼，」他用還未擺脫睡眠的聲調安慰着他的助手；「你看要是來摘天線，那就有點不對勁了。……」

村街上不時傳來奔馬的蹄聲。窗紙已經在發亮了。屋主人的房間里有着振動什物的聲音，低語聲和小孩子的哭聲。大約他們已經在等候着一回短足旅行，一回堅壁清舍的工作了。掀開門，那個負責搬運收音機的四川老鄉走了進來。「不要矢脹了才挖毛廁！」他笑着說，爬上桌子去開始拆卸。

不僅是那助手，那助理秘書也已經下了炕，動手扎皮帶了。接着他就開始細心打磨他那從未放過一響的勃郎寧手槍。只有那斷臂還在炕上扎着綁腿。這不是一隻手抵不上兩隻手，他不覺得這有驚惶的必要。

而且，他是在發脾氣，他抱怨着和生氣着，覺得正如上兩回一樣，戰鬥又將使得今天的行期後

退一步。此後的延誤也許更多。

「其實要走早就走了！」他嚷叫着；十分巧妙的，用右手掌里的綁腿卷兒攆着左邊褲腳一凌，接好頭，漫不經心的包扎起來：「四科才一個事務員，一個小鬼，就把五六十名傷號送起走了；並沒有出過岔子；通共它媽五六個人就像端着一碗油燻！」

「可是同志，」那祕書說，「這些人究竟跟傷兵又不同了呢！」

「我知道！」斷臂嘲弄的叫着，「是文化人嗎！……會演點戲嗎？……」

「你不能這樣說！同志，恐怕不止劇團裏幾個人呢。」

「我知道，主要的是那個帶眼鏡子的嗎！個個不大，臉胖胖的，昨天晚上見過面了！真是客氣得很，又握手，又上油漆，可是我們這些粗棒棒就不作興這套！……」

「余明同志啦！……」

祕書說了句半頭話。他覺得還是不說完全為佳，免得惹發了那湖南人的脾氣，因為他想指責他的同伴認識不足，並且把文化教養的空白或落後擊來驕人的錯誤。而這上級恰恰正在努力糾正。

他沒有說下去。然而，由於他的口氣，他的眼色，那個湘西青年，那個因為放牧掉主人的牛，十年以前跑來參加部隊的孤兒，憑着他的敏感，他却完全明白了他的意思。而且立刻回憶起接受委任時上司給他的評語，政治上堅定，但還不深。他得十倍努力，提高自己文化的水準。

十年了。在這十年當中，許多和他一樣大小的孩子都已到了成年，有的已經負着重重要責任。雖然並未顧及世俗的所謂升遷，也不嫉妬，但他却想多爲民族國家流點汗水！然而，幾年以來，那個欠佳的評語總是洗刷不掉。

他的易怒也在妨礙他的進步。然而，他是才從學校里出來的，何況他又早已養成一個良好的習慣，接受批評。

「我懂得你的意思！」他叫着，從炕上跳下來了；「可是，同志，你也該想想我的心里揣的甚麼事啊！……」

他動手扎着皮帶。他盡力聳高左肩，爲的較易用力。

「你下細想想吧！」他用手臂敲了一下祕書的胸脯，「我才從鐵路那邊過來好久啦？……來回走了它嗎四五個月，住了半年多學校，你說這一下可以認真工作了把，又要你跑路了！……」

「照你這樣講，這就不算工作了麼？」祕書非常詫異。

「這自然也是工作，」余明忍不住笑了，但他隨又嘆了口氣。「我沒有說過上級的命令不對；可是爲甚麼要儘粘在這里呢？要安全就不要到前線來呀，坐在大後方唱唱歌，寫寫文章好了！……」

祕書看出他又在耍橫勁了，極力說服着他：這是上級應有的審慎。

「我知道！……我知道！我才知道！我還在後方住過學校，我還見少了麼！……」

祕書無可奈何的嘆了口氣。

「我倒去它媽的！」一下披上他的棉短大衣，他忽又用了蠻大的聲音叫了，「馬回回他們搞得多鬧熱囉！……」

他叫着，碰的一聲擰開了門。祕書蹙着臉苦笑。

祕書隨又搖一搖頭。他不認識這回子，不知道他是和余明同時參加部隊的；年紀相若，早在大清河北健全了自己的部隊，目前正在打擊敵人，而這恰恰挑撥着他的好勝心理。他們相處只有半個多月，因此，祕書也不明白他的狡辯只是逞強，實際他算是心服了。他默默望着他那麼莽撞的走了出去。

天色已大亮了。雖然不很光采，但已褪盡了夜的陰影。台階上面躺着幾隻細好的鷄。房東正在煮飯，聽見有人出來，很快把頭伸出門來望了一眼，就又縮回去了。街上靜寂而懶散。只有從老百姓發愁的詢問的眼光，從匆忙走過的一二幹部的行色，多少顯出一點戰爭的痕跡。機槍聲已爲大砲聲所替換了。

從司令部里，那個腳登草鞋，身披駝絨睡衣的外國醫生同着他的翻譯走了出來。他滿臉怒氣，喋喋不休的在向他的舌人發着怨言。余明忍不住笑了，他想起了一段逸事。在去年，因爲空閑了兩禮拜，那醫生悶不住了。他就開始尋訪疾病。他打聽到一個祕書患着痔瘡，他高興了。但却掀起一場暗鬥：那祕書推諉着，躲閃着，雖然終於受了一割之苦。……

那個本來帶點憂鬱性的殘廢青年，笑得更舒暢了。「怎樣的工作熱忱！」他幾乎叫了出來。並且隨即想到，若果他能早五年來中國，他的手臂也許不致廢棄，至少他不會讓他吃那樣多的苦頭。他的笑容逐漸淡下去了。

懷着景仰，他目送着那異邦人的身影。直到那個遲一步從那同一門道走出來的一科科長發出宏大的笑聲爲止。科長身材高大，穿着一件長及腳踵的黑色大衣。骨格頗大的面龐上露出一付大而白淨的牙齒。也許是笑得太真切了，他的行動更加顯得笨拙。因爲他的眼光也從未離開過那個醫生。

以村街爲界，在司令部和收音室的大門之間可以容納一根二三十步遠近的斜線。那科長也在望着同一方向走去，彷彿他在期待着他們的客卿還會做出一點甚麼趣事。但當走來和余明相對的時候，他就停立下來；而且笑得更開心了。

「白洋人今天在發脾氣了！」他欣幸的大聲的說。

余明向他擺正他那比較自然年齡更爲蒼老的瘦臉。

「又是吵着上火線吧？」他問，微微咽了口氣。

忽然，一陣機槍聲燥響起來，而且距離更爲迫近。於是，科長無意取消了他的肯定的答覆，他在從這新的變化估計着敵情了。戰鬥的地點是大義門村，距離司令部七里路，其間插着一個名叫漂里的小村。

「莫是打到漂里來了呢。」他平靜的送出他的想念。

「這裏該不會發生戰鬥吧？」余明覺得他的行期更打攞了。

「他來也不要緊。早就給他佈置好了！……」

科長一眼捉住那個滿頭是汗的本科的傳令兵士。

「搞好了麼？」他大聲的問。

「只等他碰來了！」那小個子士兵歡喜着回答，亮着年青的眼睛停立下來。「亞六的隱蔽工作真是做得好呢！又快，……」

「趕快去把你的馬牽到司令部來！」

他們匆匆的分頭走了。

科長邁開穩重的步子回轉司令部去。沿街附近的老鄉，他們本想圍住他聽消息的，現在却用含愁的眼光一逕凝視着他。因為機槍聲並未稀落，也未遠去，反而更響亮，更緊密了。

「不要緊！」科長理會他們的意思，他叫着：「沒有甚麼！……」

然而，這慰藉對於余明完全無緣，因為他知道這不要緊，他相信他的伙伴的作戰能力和他們的判斷。甚至一場戰鬥可以引起他一番喜悅；一剎那間，倒像一個賭徒偶然隨着一席熱鬧的牌局，他的心立刻跳起來了。

然而，畢竟他是多麼願意戰鬥早點結束！至少不要擴展到本村來。爲要找尋一點可靠的支持，他信步走向第三科去。

三科的主要任務是偵查敵情。對於各個據點內敵人兵員武器的增減，以及種種變動，他們隨時都有報告，那裏在夜間增援了，那裏新添上了兩門木製的假砲，他們都很清楚。科長是江西人，他的吊兒郎當正和他的精細一樣出色。

披着大衣，翹着斗煙，他踞坐在炕床上。他背貼緊牆，懶拖拖的有如一個癮者。兩三個小兒習圍了一張方桌在繪圖表；一面熱心傾聽着他們的上司的奇遇。

正當他的創作快要不能自圓其說的時候，蕩着那支空空洞洞的袖管，余明愁眉不展的走進來了。

「嗨，你來得正好！」科長乘機叫了出來，爆發出一串笑聲。

「怎麼不好，」余明老老實實的說，「今天又粘起了呢。」

一個小兒習撲嗤一聲笑了。但他沒有介意，他在炕沿坐了下來。

「敵情究竟怎麼樣啊？」他繃了眉頭向着科長。

「一言難盡！……」

「問你正經話呢，卯彈琴！」

「那又彈三絃好了！」

「這個傢伙！……」

爲了收拾那個玩皮東西，斷手臂叫嚷着，動起武來了。

他想扭轉身一把手揪牢他再講。但那江西人身子一閃，躲脫了。而且一下刁去對方的軍帽。於是，就爲那軍帽，一場爭奪戰開始了。他們都是沒有童年的人，都曾經過長期的困厄，而這嬉笑也許正是一種生活的補償。

當他們的粗野的笑樂停止的時候，左嘉架着眼鏡走了進來。他是來找那科長的，但他臨時變了計劃，他直趨向斷手臂去。

「今天究竟走不走得成啊？」他蹙蹙着問。

「我比你更着急呢！」余明生硬的說，一面戴着帽子。「我就是來看敵情的，」也許自覺到不合適了，他笑起來，改換了口氣：「要是太嚴重，那不打緊，下午就好走了。可是這個傢伙只會搗蛋！……」

「情形不嚴重吧！……」

眼鏡一晃，闖入者就又轉身對着那個正在張羅煙菜的江西青年。

「這個不要開玩笑呢！」他加上說。

「大約不嚴重啊！……老子爲甚麼要告訴你呢！……請坐啦！……」

科長忙着對付他的客人以及敵人。而且，爲了證明自己並非一味胡鬧，也很正派，他又忙着取下圖囊檢取文件。

這時槍砲聲更加繁密起來。而科長的回答也不十分確定，但他，左嘉，終於手心落意的笑了。他含情的望着那個微躬着的寬大的背影；而且忽然看見他的背上落下一隻拳頭，……

從肅寧開出來搜刮財物的一隊敵人在大義門發生了遭遇戰。

他們被那里的防守部隊放逐出去，而且切斷了歸路，敵人於是又在倉皇中胡甲胡塗的衝向漂里去了。

然而，他們不僅沒有找到出路，反而落進死亡的陷阱。現在戰鬥已經算解決了。只有零落的遙遠的槍聲還在演奏着一折混合着快樂與痛苦的曲調的尾音。沉默的老鄉早已笑顏逐開，大家正在忙着架上騾車，準備去戰場上接送傷兵。

那些在村外隱伏了一天，空等了一場戰鬥的戰士已經撤退回來。在夕暮的村街上，可以看見少數幹部和一些有着外勤的戰士在隨意躡躑。他們同老百姓談天，有的在抱着他們的娃兒逗趣。有如一個行家，那個脅下夾着一只大碗的火夫，用他那隻空手打着拍子，在聽一隊小學生唱慰勞歌。

左嘉也在那堆入叢外面。但與其說是欣賞歌曲，毋寧說是想藉這點機會發洩一下已經按捺不住的愉快恰當一些。因為伸長頸子望了一會，聽了一會，他又匆忙的，帶點飄飄然的神氣車身走了。

「這幾個小傢伙真唱得好！……這下總算走得成了！……」
他毫無聯絡的輕快的自語。這一天來的擔心已經全消散了。

當早上從砲聲中驚醒轉來的時候他才相信，他的歸心如何切迫，而他現在對於出發已經毫無疑慮。他知道這部隊的習慣，他們不輕易決定一件事的，一經決定那便有如一枚深入木質的釘子那樣牢靠，除非碰着十分意外的變端。

然而，爲了更爲確定，他順便走向司令部去。他沒有會着司令，那個混身充滿活力的人物到小學校里打籃球去了。於是他就回去，存心好好休息一下。他的小勤務也正躺在炕上。這孩子是晉北人，只有十四五歲。當才從他的故鄉來到河北的時候，他把魚的鱗甲叫毛，而且老是對着廣袤的平原驚呼。

他來參加部隊已經有一年了。那被他留在故鄉和他記憶里的只有一個刻毒的祖父，一個癱在床上
的父親，和他那一段悲苦沉悶的童年。他有着一雙大的黑而深邃的眼睛。

聽着左嘉進來，他從牆上收下他那高高架起的腳，坐起來了。

「你真的就要走麼？」他出神的問。

左嘉扼要的告訴了他。於是嘆了口氣，那孩子沉默下來。

「好，」他忽然搖着頭笑一笑，喃喃的說，「我要仗打完了才走！……」

「你自然不該說走，」左嘉第一次感覺到了那種習慣了的離情別緒，但他強自振作的說：「你爲甚麼要說走呢？這里有正當工作可做，又有書讀，又沒有人打你罵你。我和你不同了！……我到這裏來根本就是作客！……」

他感到喪氣似的停歇下來。小勤務忽然沾沾自喜的笑了。

「再隔幾年我可以當戰鬥員了！……」

「啊！……你就要這樣想才好！……」

左嘉激賞着；心上掠過一股自憐的苦趣。

「我告訴你，小鬼！」他又緊接着說，「你現在還不大明白你自己的價值和意義呢。……說起來你也不會懂的！總之，你安心住下去吧。……」

隨後他就鼓勵着他應該怎樣學習，直到去司令部為止。

在那三開間的大磚屋里，兩支魚燭已經燃照起來。司令官據着方桌的一面，正在高談闊論。他敞開着藍布軍服，軍帽高高的掀在腦門頂上。一場劇烈的運動沒有叫他勞累，反而使精力更旺盛了。他那堆滿歡快的皺紋的闊臉看來比平日略扁一些，但却更加陽光。他的唇鬚現在成了一條粗線。

當左嘉進來的時候，他正向一批新到的記者講完當天的戰鬥過程。這是一件難於意的事。當敵人砲轟的時候部隊並不還槍，也不移動，倒是靜了街，掩去所有的大門，躺在屋頂上暫作一會假寐，

於是敵人得意揚揚的開進來了。……

他給這種戰術取了一個有趣的名稱：關着門打。

「那個說平原上不好打殲滅戰？」他大叫着，「你要去創造啦！……」

他擰身起來去和左嘉張羅，同時他又瞥見那個落後幾步走近門邊的余明；他穿着整齊，十分嫻熟的敬着軍禮，有如一個健全的戰士那樣。

「你們來得正好！」司令官笑嚷着：「現在可以清清靜靜走了！……」

余明走進室內，問他還有甚麼吩咐沒有。

「只有一句話：千萬出不得岔子呀！」司令官嚴重的囑咐。

他隨又車轉身去，笑着拍拍左嘉的肩頭。他請他放心大膽的走；說，雖然是土包子，又只有一隻手臂，但在安全上，他的幹部却是極可靠的。他準可平穩的把他送過鐵路。於是左嘉略帶口吃的感謝着他的地主之誼。

「打擾的話倒不必說！……」

司令官切斷他，和他熱烈的握手。

「見了太太不要說我老不放你走啦！……」

屋子裏爆發出一陣洪亮的笑聲。

「我這個人就怕女同志罵！……」

最後，那兩個就要踏上征途的旅人，退出來了。雖然他們有着一個共同的慾望，渴想聽那個有聲有色的騾馬販子多談一點，但却終於不能不正視一下這個危險的旅行的開端：有些甚麼人要走，該在甚麼地方集合出發等等。

余明被指爲這小集團的領袖，關於成員以及路線只有他才知道。

「格外就是劇團里幾個人，」他告訴左嘉：「那個翹肚皮也要走！……」

「李茵也要走麼？」

想起那個前幾天還在演戲的孕婦，左嘉帶點驚恐的笑了。

「不生關係！」余明滿不在乎的說。

「當然！……有多少武裝同志呢？……」

「這個你更用不着擔心。兩個手溜彈還要跟他搞一場呢！」

左嘉十分信賴的笑了。

他們已經到了收音室的大門外面。余明先停下來，他又告訴了左嘉一遍集合的地點，要他準時到場。最後，他們分頭走了，各人去忙各人的準備。

剛從黑暗里摸進那個整潔的院落，左嘉便大聲吩咐小鬼替他備馬。

「走得成了麼？」室內有人歡呼出來。

左嘉在房門口碰見那兩個走來送行的工作團的朋友。

「馬上就要走了！……」

他笑着回答；他的眼鏡和牙齒在燈光下只是發閃。

「你們幫幫我的忙吧！」他又祈求的說。

他的狂喜使他顯得有點忙亂。他匆忙的摸摸他的背包，馬袋，又用眼睛四處尋覓甚麼。那個小勤

務感覺碰見甚麼趣事似的笑了。

「嚇，這個傢伙！」左嘉大笑着：「叫你趕快去牽馬呢！……」

「你不要慌！」那浙江人安慰着他，「我們幫你幾下就搞好了！」

在小勤務出來之後，那個沉默寡言的江蘇青年嘆了口氣。

「你倒好，」他說，「我們要想回老家也不行了。……」

「這正是你的好處，」左嘉克己的說；「老實講，我倒很羨慕你們呢？假使沒有一個可以苟安的老巢，也許我離開前線的理由會少得多，至少不會這樣迫切！難道這樣忙匆匆跑一槍就夠了麼？無論怎樣說都差得遠呢！……」

他原想安慰人的，但他忽然感動於他的表白的真切。他嘆息了。

「總之，」他又感慨萬端的說，「我們都不是那種甘心接受犧牲的人！……」

「我看你們的老毛病又發作了！」那浙江人笑了起來。

院子里有零落的馬蹄聲傳來。於是談話立刻中止下來，而那種略欠健康的情緒，也使爲一種匆忙的行動所打斷了。

首先是站起來大聲發問，接着就動手搬運行李，等到在馬鞍上扎好種種包裹，左嘉重又爲那種出發的喜悅所振奮了。那隻大個子青馬，交換的踏着蹄子，噴着氣，似乎它也預感到了一番長途跋涉的欣喜。……

當到達村街東頭關帝廟前的廣場上的時候，已經集合起來的人數並不很多。在那靠近廟門口的一塊石碑下面，只有那幾個劇團團員候在那裏。一個編劇和兩個演員。那編劇把他的夫人送過路西還要轉來；而他這點往返之勞乃是爲了他們那愛情的結晶。他在北平讀書的時候是學的土木工程。

這是一個道地的北方大漢。除了偶爾串戲，他的嘴巴只有一個用處：吸煙。他的太太戰前作過看護。那個前行幾步的浙江人，一直望着那個不時閃下火光的煙斗走過去了。他逼近他看了一會，就又回頭招呼他的同伴過去。

由於這黑夜以及廣場上的荒涼，由於過去的夜行軍的經驗，左嘉默着聲息走過去了。他也逼近那火光去。

「還沒有來齊麼？」他低聲的問。

「呃，」建築師簡捷的回答。

「你也要走麼？」他又把臉移向那孕婦去。

那個大膽的女人微微一笑，給了一個肯定的領首。

他向所有的人都打過招呼了，於是退轉身去，致謝着那三個幫他的青年。而從那個還在夢想着豐饒的故鄉的江蘇人手里接過了馬。他把他挽勸走了。

余明領着一羣人衆走向廣場里來。左嘉沒有認清究竟有多少人，而且成份怎樣。他只能看見囂囂的人影。馬匹懶懶的踏着早已解凍了的土地的聲響，增添着四野的靜寂。他忽然聽見余明叫他；他應聲着，牽好馬順着叫聲走了過去。

余明正在忙着檢查行李。而且指責着一匹牲口的過多的負載。

「同志！」他含怒的叫着，「你像在搬家呢！……」

左嘉走過去和他招呼，主要是想表明他已到場。

「好好好，」斷臂客氣的說：「我就就心你掉隊呢！」

「我已經等了好一陣了。」

「好的，」余明已經覺得哆嗦，但他忍耐着：「等一下我來關照你吧！……」

左嘉像是了却一樁要公似的退回去了。

他很滿意，覺得自己幸好沒有遲到。這也就是說，他沒有一開頭便給人一種不良的印象。自來部隊作客以後，他就凡事更爲檢點，處處當心着自己的行動，彷彿自覺是個缺點很多的人。但他忽然瞥見那青馬負載着他的行李了。

因爲東西太多，馬袋完全裝了什物，以致被蓋得很高。

「糟糕！」他想起那個搬家的嘲弄，「我的行李也並不少呢！……」已經有人在向大道上移動了。余明叫着，走了過來。

「我們一道走吧！……這就是你的馬麼？……」

那個易怒的幹部繃着眉頭，左嘉於是開始解釋。

「因爲有許多材料要帶起走，……」他說。

「不生關係！只是你的肚帶要搞緊啊。……」

余明用他的獨手替他檢查了一下，看看鞍上行李是否牢靠；於是催促他騎

伍前進。

上去，他們一同跟着隊

四

剛剛走到大義門左側一個小村，隊伍就停下來宿營了。

而且，因為要等十多個前去後方受訓的幹部，他們一直停留了三天。這雖然會叫一個歸心如箭的人感到掃興，但出發總算是確定了。凡事只要有了開端便好。

在這三天當中，左嘉認清了這小集團的組織成份，他們包含着十多個下級幹部，五個文化工作者，三個劇團團員而外，還有兩個宣傳部的同志。此外是十五六個抗屬。其中有着一對健旺的回民夫婦，他們的兒子在做回民大隊的委員。

但叫他滿意的，是他同那負責的領隊弄熟識了。左嘉自信如此，而且相信他已很了解他。當第一次和他見面的時候，他直覺到他是一個嚴厲的人；凡事沒有通融，往往剛愎自用。但在三天的接觸當中，他覺得他的見解不全對了。

因為站在街上露了很久，房子又不好找，等到宿營的時候，左嘉已經不快意了。帶着困憊的神氣，他坐在炕上解着綁腿。最後，他把草帽揭下來，放進綁帶以及眼鏡，擱向窗台上去。而當鑽進被

窩的時候，他又頹唐的嘆了口氣。

「哎喲，同志呢！……」

那個和他同舖，正在疊着被蓋的余明，忽然寬解的笑了：

「管它媽的，總算走開頭了！……」

「他們明天該會到吧？」

「明天不到還有後天嗎！大家好好睡一覺吧。……」

翌日上午他又邀約左嘉去看俘虜。似乎知道他的無趣，而且高興多長一點見識。他的提議自然立刻被接受了。

村子里住着一個團部，那個幾乎變成砲灰的敵人算是大義門戰鬥中的勝利品之一，那是一個高大健壯的漢子，粗眉大眼，表情相當樸實。他在天津一家紗廠里工作，一九三八年才從那里應徵服役。他的妻小那時還在天津。

他們傾聽着那噓噓眼廣東人，那個精練的敵軍工作者的預備說明，一同走進那間佈置相當考究的磚屋里去。

「巴洛雅囉！——一個小勤務正在又跳又鬧的裝作英雄。

「翻譯員來了！……」

那個四川火夫發着警報；隨又向那廣東人提出要求：

「你問聲他還要花姑娘嗎？」

余明制止住他們的胡鬧；一面走去檢視那個善鄰的創傷。

「再過去一寸就沒人了！」他沉吟的說，

他仔細牽着被蓋掩好那個扎着綳帶的多毛的胸脯。

左嘉渴想多知道點敵軍的情緒。他把他的希望向那廣東人提出來了。於是腫眼子同那受傷者攀談起來，而在末後告訴他的朋友：上月份任邱一個敵人切腹死了；一個在高陽守城的對着自己的口腔放了一槍……

「你問他爲甚麼呢？」左嘉多此一舉的問。

當其左嘉的問話譯成日語的時候，那俘虜顯得煩燥的嚷了一句；於是那個敵軍工作者，就又立刻把它變成中國話了。

「他說，」他大笑着，模擬着那口氣，「他們討厭戰爭呀！……」

「同志，」余明對着左嘉笑露出他那略欠整齊的細碎的牙齒，一半玩笑，一半沾沾自喜的說，「你看我們怎麼不會打勝仗呢？我們就絕對不會有人想到自殺！」他十分輕鬆的從炕沿上站起來了。他從桌子上取來一點水菓，送往那受傷者的枕頭邊去。

「還要給他狗入的吃這麼好呀！」那個火夫嚷叫出來。

「農民意識！……」

斷手臂笑嚷着，同着他的伙伴退了出去。

「現在算進步多了，」當單獨和左嘉一道走着的時候，他說，「開頭犯了好多錯誤啊！老百姓更叫人頭痛！你把俘虜交給他們放吧，總是跟你搗蛋！現在大家都理解了。」

「這大約就是你說的農民意識在作怪吧？」

「是啦，」余明笑着嘆了口氣，「其實都還贖得有點尾巴呢！……」

從幾天的談話當中，左嘉頗爲吃驚於他的理解力的深強。然而，同時他也發覺了他的缺點；在政治的認識上是透關的，倘一跨進文化生活那類細微廣泛的領域，他便見得粗糙而浮淺了。

不僅如此，他還把一切歸結於政治；而且歸結得那麼直率。

「同志！」在一次這樣的談話中間，他突然非笑的一下切斷左嘉興高采烈的辯難，叫嚷着說了，「政治上不進步一切都是空事！……」

左嘉被他弄得啼笑皆非。他有點承認他道出了真理，但又覺得不能那樣簡單。一個數理問題的解決，可以引起一番智慧的喜悅；一句有光有熱的文句的產生時，會激起全部感情的鳴奏；而其重要性並不下於一個政治問題，更不能把它看成一個政治問題。但他又很悵悵：他將永遠是個自由主義的作

家！……

不僅如此，便在對人接物上，他也發現那偏狹性在作怪。在一般場合，余明對那批劇團團員是冷淡的，對付幹部隨隨便便，但在和老百姓接觸的時候却總十分慇懃。他常常替房東燒火，就是借個碗，借雙筷子他也要笑着道謝兩句。左嘉並未從這當中感覺勉強，但他下着結論：這是所謂三大信條的結果。

只有在和自己應對的時候左嘉曾經發覺一些敷衍。於是他想，大約是在向我做政治工作了。他的想念被打斷於一個偶然事件，所以他沒有再想下去：即使是政治，是否爲他自己？是否夢想他會使他重新生出一條胳膊？……

左嘉看見他常常捧着一本書讀，有一次他順手遞了一本小說給他。但是幾分鐘後，他就帶着一點勉強的微笑，原封原樣退轉來了。

「不大感興趣吧？」左嘉有點掃興。

「沒有時間，——也啃不動啊！……」

「怎麼許多理論書你都讀得懂呢？」掃興轉化成了驚異。

「那些字是隨常看見的啦。我們是進了部隊才識字的呢！……」

他忽然忍俊不禁的笑了起來。接着十分坦白的告訴了左嘉一件趣事：當回轉前線的時候，他替一

個在同一地方受訓的女同志梢了封信。他一到部隊就轉交了，但那丈夫，那農民出身的連長，却三番五次向他責嚷，叫他不要太開玩笑；因為據信里說，他還該得到一點東西，而那梢信人却又矢口否認。

最後，連長受屈似的把那原信取出來了，紅着臉指明出那潦草生疎的末尾的附語：「給你熱烈的吻！」於是大家這才明白，正是那個字體近於「吻」字，而又爲一切政治書籍所少見的「吻」字鬧出了一場誤會！

故事一完，那個粗眉毛，深眼眶的青年幹部，掀開嘴大笑了。

「同志！」他終於止住笑說：「你看這有啥辦法呢！我們書讀少了。……」

只有這一次左嘉沒有搬出那個現成結論：政治的偏狹性。他的笑聲也不響亮，因為他一連想到許多事情：中國的文化水準；長期的困厄和長期的沒有止歇的戰爭；而且大家又都並無根底，……

「他們總算是有福了，」他發愁的想，「好多人還和文字沒緣法呢！……」

他渴想知道他的身世。他直覺到這個瘦黑精幹，憂鬱易怒的青年人一定有着若干奇異可驚的閱歷。他不止一次的向他問起，但那一個笑一笑，結果是拒絕了。申言他並沒有甚麼值得說的。因此，他也實在用不着問。

然而，在停留的第三天上，他却無意中給了左嘉一個機會。他們一道出去探聽消息，結果問明那

些他們正在等候的伙伴已經出發，當天就要到了。因爲一陣高興，他們信步到了村外。他們驚喜於北方平原的浩汗，極目着那些點綴在地平線上的遙遠的村落。但也許那是一簇白楊樹叢，或者一抹陰雲。

在白日的臨照下，在蔚藍天宇俯瞰着的田野上面，那些星羅棋佈的水車的冰鐵水筒，已經在工作了。它們散播着輕碎悅耳的聲音，彷彿在和南國的千百種鳥鵲比賽着春的報知。想起那個灰色暗啞的冬季，左嘉是歡呼了。

「哎呀！」他激動着，長長咽了口氣，「真太好了！……」

「好是好，莊稼人就要忙起來了。」余明慨感的說。

「你做過莊稼麼？」

「我父親是種莊稼的。我們幾輩人都是農人。」

左嘉得到一個啓發，設想他已找到那把揭開秘密的鑰匙。

「你們現在該可以同家庭通信了吧？」他留神的問。

「通甚麼信啊！」余明回答着，蹲下身子，毫無目的的去揪一窩冬天遺留下的枯草；「早就沒有人了。因爲砍一背柴，給人家捉住了，罰了兩本燈影戲，他老人家一氣，就這樣倒斃死了！……」

「你母親呢？」

「我沒有做過莊稼，」斷手臂沈思的緊接着說，嘴里噙着一節草莖，「我在十一歲就替人家當放牛娃了。掙它媽二十弔錢一年！……」

「放牛像很苦呢？」左嘉投了句機。

「怎麼不苦！」他的同伴非笑的說，匆忙的從嘴里取出那根草莖；「白天放牛，夜里要挽茅草。簡直沒有睡舒服過，一上山就打瞌睡。就這樣把主人家的牛放失了，只好逼着往部隊上跑！……」

他又像痛快又像惋惜的啞笑了兩聲。

「你的環境恐怕還不錯吧？」他突然如其來的問。

他側起頭來望着左嘉；而那一個立刻臉緋紅了。

「說不上頂好，」左嘉吃力的說；「小糧戶；有五六十畝田。……」

「那也就不錯了啦！」余明笑着說，同時站了起來。

他的笑是外交式的，站起之後他又十分勉強的打着一個呵欠。

「我們走吧，」他隨即懶懶的說：「怕要吃午飯了。……」

五

「你再不來我真要叨你的先人了！……」

「這傢伙還是這付脾氣！」一種平靜的笑聲反駁着余明。

左嘉正在炕上記錄着午間的談話。他立刻放下他的作業，翻身起來，向那貼着一大方起滿水泡的玻璃的窗孔瞭望出去。

一個身材高大的武裝同志正由余明伴隨着走進院子里來，身穿一件已經變色的草綠色的棉短大衣，脅下掛着一支木匣盛着的手槍。他的態度整齊而又軒昂，但最引人注意的，却是他那付和善平穩的表情。

他們一路笑嚷着過來。而在那來客的陪襯之下，余明看來就像一匹興奮着的猴猴一樣。他就沒有一秒鐘是安靜的。

「完全扯謊！……」

他嚷叫着，繞向前面攔住客人的去路。

「我只問你啲，」他接着叫喊，「今天是好久啦？……」

「你要知道我們是分開住的呢。」新來者提醒着他。

「好了，不要再強辯了！」余明大笑著，讓開了路；「你說我還是這付脾氣，我看你的進步也不大呢，——照舊是遇事拖場！……」

他們繼續前進，已經踏上台階；但又忽然停下來了。

由於一個期望實現帶來的興奮，由於戰友間久別重逢的欣喜，他們只管談話，以致忘記了那十多個還在門外等候休息的同志。他們回轉身去，把他們叫進來了。並且要求房東太婆動手燒點茶水。於是他們重又走向房間里去。

左嘉早已跳下炕了，他在期待着一場應有的介紹。

「你休息一下我們就編隊吧，」然而，余明似乎並不看重這點禮節，他一昧籌劃着正經事，免得耽延時間。「我想我們可以編成四個小組，這樣好照管些。有武器的多負點責，我們的徒手人員是太多了！還有大肚皮一道！……」

他侈侈不休的談着並又問着新來者帶有多少人員武器。但那大漢子好像並不看重他的熱心；左嘉的沒趣，已經使他感覺到不好受了。

「你忙甚麼啊！」他搭訕的說：「時間還多着呢。……」

「老毛病！……照你這樣說明天還該息天腳呢！……」

余明生起氣來。他坐向炕沿，一下躺了下去。

「你看你，」那個平穩自如的角色打趣的說，「有生客介紹也不介紹！……」

並不立刻，恰如接受一樁無聊的差事，余明懶懶的撐起來了。

「對不住啦，」他浮着假笑向左嘉道歉，「我這個人總是大意！……」

他道出了他們彼此的姓名，作了一回簡單的介紹。

「鼎鼎大名的作家，」他又加上說：「他這次收的材料不少呢！……」

他勉強強強結束了他的致詞，重又躺下去了。於是他那假裝出來的笑容也就立刻改換成認真的不滿。

但是新來者沒有把他放在心上。同志間的賭氣是件常事，疏忽了一個遠客却是一樁不小的錯誤。他是懂得這道理的。他叫龐得山，曾經在馮玉祥將軍統率的西北軍里受過嚴格的軍事訓練，算得一個合格的正規軍人。

他只有三十帶點。他和余明在同一部隊里工作已經七八年了。有三年時間，他們曾一道在一個團里負責任。一個做着參謀，余明是政治主任。他常常頭痛於他的伙伴的嚴刻易怒，但當應付那些千鈞一髮的危機，堅持那些極端艱苦的戰鬥的時候，他又不禁對着他那神聖的怒火表示出他的尊敬。

他知道他現在還未認真生氣，也非認真生氣的時候，於是有如一個嫻於禮貌的士紳那樣，他緩緩舖張開一番溫雅的寒暄。

「前方就是甚麼都不方便，這回太辛苦了！」他慎重的說。

「要你們才夠得上說辛苦呢，」左嘉充滿感愧的回答：「我一個人住間屋子，每餐吃白饅頭，比起你們真的幸福多了！……」

躺在炕上的余明輕輕嘆了口忍耐的氣。

「我們再辛苦也不覺得，」龐得山微笑着，「你們可不同了！……」

帶點嘲弄的苦笑，斷手臂忽然翻身坐了起來。

「同志！」他盡力克制着感情，「究竟打不打算走啊？！」

「當然走啊！」左嘉感覺詫異的叫了，彷彿有人主張歇腳幾天一樣；「這一來就耽擱了三天，前頭有沒有阻礙還說不定，老是停下去怎麼辦呢？」

「那嗎好，」余明緊接着說，「我們現在就來商量一下！……」
於是一場詳盡的商討是開始了。

他們喝着老鄉送來的開水，研究着應該怎樣編隊才算合適。左嘉原想退避開的，他們留住他，說是於他其間並無祕密。他不能確定這是出於客氣，但他遲疑一下，終於停留下來。

商討的進行頗爲順利。當廳得山洗好腳的時候，初步的決定便結束了。那就是說，大家同意了在一個獨立的單位下分編四個小組，由一個隊長一個隊附負責指揮。那些抗屬的安頓也確定了，他們被編在幾個智識份子一組，而不負擔任何勤務。但也就在這里，他們鬧了一點誤會。

問題本來算已結束。但是出於客氣，出於細心，當余明想到那些星羅棋佈的敵人的據點，想到路線的飄忽曲折，而在強調着一種必要的紀律的時候，廳得山忽然笑着切攔住他。

「你這個話自然是對，」他說，「但也不能一概而論 比如有的同志，……」

「這已經討論過了啦！」余明含怒的叫着；「那些抗屬叫他們跟着走好了。還有李芮，翹起個大肚子，難道好意思叫她去放哨麼？這當然不能！……」

「可是，……」

「就是那些劇團團員，也該和別人不同，……」

「我是說的左嘉同志啊！……」

「他當然更是例外啦！……」

余明不大耐煩的叫了。

他的不耐煩，在於奇怪他的伙伴竟會把他看得如此無知，會叫一個有名的文化工作者去站崗守哨。然而，左嘉因爲一時忽然想起了介紹時的勉強情形，想起了午間談話中那個牛硬的結束，他却自

然把那不耐煩歸在自己名下。而且，他還特別聽出一種看不起人的嘲諷的調子。

不僅如此，在一剎那間，憑着他的敏感，他更替他添補了兩句他以爲他所沒有說完的話。「他當然更是例外啦！」他認定他原想這樣說的，「你說我沒有長眼睛麼？會叫一個文不溜溜的人去受活罪！……」

他感覺他的自尊心受了損傷，而那種求全責備的本性也在開始鼓勵着他，不要叫他過份丟人；他一下站起來了。

「你們不能這樣！……」

他微笑着，雖然上唇的右角有點顫抖：

「無論如何不能這樣！……軍事生活我也過得慣呢！……」

「那怎麼行！」余明首先否決了他；「這個問題不必提了！」

「你以爲我不來苦嗎？」

「不是那個話，」龐得山笑着露出他那大而整潔的牙齒，「第一你是遠客；其次，你的責任是文
化工作，並不在這上面！……」

「不行，不行！……我要向你們要求平等待遇！……」

晃着眼睛，左嘉浮上一個十分勉強的微笑。

「你們要曉得，」接着，他又改示幽默的說，「既然上了一回前線，要不讓我嚐點軍人生活的滋味，我也有點想不過呢。……」

「你用不上這樣啦！」龐得山沉吟着。

「依我看這樣吧，」余明憑着他的直爽下着結論，「既然左嘉同志自己願意嘗點這個滋味，我們接受他的意見好了。不過用不着客氣啊，」他又笑着望着左嘉，「不高興的事你可不必硬做。」

「我就是不會打仗！我也手無寸鐵。……」

攤開兩手，左嘉擺出一付調侃的神氣。那兩個毫無成見的笑了。

他們沒有介意他的譏諷，因為他們對他並無惡意。而在事實上，左嘉的不快確已很輕淡了。現在，他已得到了補償，恢復了自尊心。而且，他還覺得他的堅持來自本願，而非出於賭氣。

他們並沒有介意他。他們趕着跑出去召開全體會議去了。這是一個嚴重的會議，一場冒險生活的開端。他們要在這場會議上正式產生隊長隊附以及四個組長。會場被指定在村外一處墳墓里面。這是個好的所在；當嚴冬的時候，在廣闊的平野上偶然發現出它，人會感到一種擺脫一場夢魘那樣的喜悅。

在一片翠柏的映照之下，在那幾堆黃土上面，在那些直立不動的白石墓碑中間，大家談的話已經很不少了。而且，幾個負責人員的選舉已經正式完成。現在，隊長余明正式在宣佈着一種行軍必需遵

守的嚴格紀律，以及個別的任務。

「我並不是想要約束大家！」拋出他的獨臂，隊長含怒的斬切的說，「這是在淪陷區域，我們隨時都要從敵人的據點當中插過！……」

「你怎麼也選我啊？」左嘉着急的向那編劇家耳語。

建築師翹着煙斗微微一笑。

「真太開玩笑了！……」

他隨又自言自語的說，無可奈何的嘆了口氣。因為，雖然決心要同大家共嘗甘苦，左嘉實在沒有想到他會當組長的。宣佈的時候他曾再三反對，隊長隊附也都感覺不很恰當，但那些選他的人不肯承認。現在更加無法擺脫掉了。

「因此，」隊長說：「我要求大家遵守紀律，尤其是在通過鐵路的時候！……」

「真是糟糕！……」

小組長有點啼笑皆非了。但他終於拔出自來水筆，開始做着紀錄。

六

這是一條變幻莫測的漫長的旅途。……

出發的村子和鐵道之間的距離，實際至多不過兩百里路。在已往，這只需兩天的行軍就到達了。然而，現在這個袤大和平的原野已經變成了一片波濤洶湧的大海，……

爲了邁過一處暗礁，一處敵人的據點，你得繞道幾十里路。而一場不意的戰爭的風暴將會破壞你的全部航程，請你重新再來一番佈置。正是這樣，旅程被擱長了，也許可能長至二千里以上。於是那些別緻的行者，開始游蕩起來。正如一葉尋覓航線的孤舟。然而，在這大地的海上，可資瞭望的燈塔是太多了。……

在左嘉被選爲組長的翌日，嚴肅的行軍便開始了。在初被選出的時候，他稍稍感到棘手，但他是個矜持的人，結果他倒十分認真的負起他的責任，他在當夜便再三叮嚀他的組員嚴守時間，而天才黎明，實際離開出發還有一小時多的時候，他便起來催促他們集合。他的熱忱連余明也驚異了。

現在，行軍已經持續好幾天了。在這幾天當中，他還沒有做出甚麼失格的舉動。行程也頗有常

規，並未發生甚麼意外的重大阻滯；照例，天一見亮，便一齊集合起來出發，於是開始重複一次上一天的經歷。

爲了保守祕密，集合的地點往往被選擇在村外不遠的靜僻處所。

「大家清清人數啦，看看那個掉隊！……」

隊長得到了各個組長滿意的答覆。

「借老鄉的東西還清楚沒有？」隊長又問。「下細記一記啦！……」

他們便連一隻筷子也沒有忘記歸還原主。

然而，接着還需提出嚴格的追問：燒了柴草給價沒有？走的時候是否曾經掃除過房間？如果有人由於偷懶，或者由於旅行時過份匆促，丟下了他所應做的事，他得要受番指責，並且被派轉去補虛。

關於每一天行軍檢討的總結，也得由隊長在出發前宣佈的。有時候很簡單，若果有誰犯了錯誤，往往會費很多唇舌。有一次，因爲一個隊員在休息時間偶爾向老百姓說出是過路西去的，這疏忽把隊長觸怒了。於是在集合的時候，他嚴厲的指責着，並重又向大家叮嚀一番保守祕密的必要，以及隨便說話的害處。

「老百姓對我們自然很好，」他說，「但是他們不見得每一個人嘴穩，不污七八糟亂說話的。而且，你也沒有隨便告訴他的權利！……」

總結報告一完，於是出發。隊長策着馬帶頭走了。

彷彿甚麼動物的觸鬚一樣，他是前導，他得走向先頭去作偵察活動。有時他又會是一個出色的給養人員，當隊伍到這一個應該休息下來吃飯的村子的時候，一鍋熱騰騰的小米乾飯已經預備好了。

左嘉最提防的是怕他會忽然奔馳轉來，突然發出一道轉移的命令。

「往轉的挪！」他會這樣叫着：「大家來機動點！……」

這多半因為前而將要插過的據點上的敵人有了增加，或者有了甚麼行動，這只需再回轉去，向村公所詳細研究一回周圍的敵情，向左向右繞過兩三個村子，就把那暗礁迴避過了。有時則需準備一番意外的黑夜行軍。然而，若果前面正在進行戰爭，或者有敵人游擊，情形便要嚴重多了。

幸運是這樣的岔子，他們在四五天中僅僅碰上一次。那發生在行軍的第四日的中午。他們行進着，忽然聽見了隱約的砲聲。這在起初並沒有使他們如何看重；然而，他們看見隊長風馳電掣的疾馳着奔轉來了。

而且，因為一時變了風向，那正像是由他帶了來的，砲聲逐漸清晰起來。

「來機動點！」他含怒的叫着，「立刻往轉的挪！……」

「就像在附近打啦！」險附龐得山拿耳朵測着距離。

「老鄉說是東台！……大約和一支隊碰響了！……」

回到剛才出發的村子，他們立刻安下崗位，並且要求農會派人偵察。

直到黃昏時候，農會派出的人把情報帶轉來了。作戰的地點確是東台，相距十八里路。那里一個剛剛脫離生產的游擊部隊受到一場不意的襲擊，損失相當嚴重；已經向大北溜方面掩護着退却了。

「敵人是出來游擊的，」那老鄉接着說：「他們太大意了！……」

「敵人還住在東台麼？」

「挪回頭了。聽說是靈都出來的。……」

這場意外使得他們多停留了半天，繞了一個相當曲折的圈子。

但在四五天中，這樣的麻煩只有一回，接着便又恢復了常態。照例，到了金黃的落日擺在平直的地平線的時候，就宿營了。而跟着來的則是小組長們和隊長隊附的會報。詳盡而認真的檢討着這一天的行軍經歷。

他們很少發現甚麼重大的過失。然而，有一次，那個像在專門找尋缺點的隊長，閃着懷疑的眼光，冷冷的凝視着左嘉笑了。

「左嘉同志，」他含意很深的說，「你那一組要釘緊一點啊！……」

「我總不能硬說他們犯過錯誤來啦！……」

這時會報已經結束，大家都想休息，而隊長却在尋事生非！於是左嘉認爲他對智識份子顯然懷有

成見，而且以爲他的報告全是假的；這把他激惱了。

「他們確實相當好呢。」他又強笑着加上一句。

余明沒有回得上嘴。他在盡力克制自己，而且很感沒趣的笑了。

「你誤會了，」陸附笑着解釋，「他絕不會懷疑你的報告！……」

「我懂得！」左嘉搶着說；「不過我也從沒有疏忽過我的責任呢！」

「我絕對不會懷疑你的工作熱忱！」余明終於熱誠的叫了；「可是你也不要那樣自信！比如吧，

李茵那個老公一天都翹起個煙斗，——晚上站崗他也翹起！……」

小組長感覺害羞似的笑了。

「好了吧，」他切住他，「我回去就向他報告！……已經說過多少回了啊！……」會報完畢是吃

晚飯，接着就分派崗哨。

左嘉不僅嚴守着自己的輪次，有時他還代替他的組員站崗。他是一個負責人，他也接受了那一份負責人應有的優良作風。其實他也睡不安穩，自從和大部隊分開以後，他的神經，似乎非到跨越過平漢線不肯休息的。

何況橫豎他得每夜起來照料牲口，現在是歸各人自己照料自己的馬了。他得親自上草上料，而且，正如今一個合格的馬夫，他總守着它吃，並非混混沌沌把草料傾在槽里了事。但他不常騎它，寧願

多走點路。他是存心顧惜它的，因為他不知道路有多長，不知道甚麼時候襲來一場戰爭的風暴。……

這是一條變幻莫測的漫長的旅途啊，它之不可捉摸有如一次冒險的航行。

七

在第六天上，隊伍很早便在北巖家場停歇下來。

這里離鐵道只有三十里了。他們得好好休息一下，準備一下，準備蓄旺一場冒險行動必需的精
力。他們也許可能一下突破那個困難的頂點，立刻結束掉這場奇異的旅行。也許會把行程拖長下去，
甚至發生一點不幸。……

顯出一付疑難莫決的沉悶神氣，隊長終於走回來了。

「怎麼樣？」隊附平靜的仰起頭來。

「稿它媽條卵啊！」余明嘮叨着，略感頹唐似的坐向炕沿上去：「通通挪到高陽方面去了……連
鬼影子都沒有找到一個！……」

「敵情呢？」左嘉聲瞪着微黑的圓臉。

「山杉正在保定闖軍！」隊長十分簡捷的回答。

他含怒的把他一隻腰子盤往炕沿上去；於是，停歇一下，在一種沉悶肅穆的空氣里面，他平板無

味的，幾乎帶點殘忍的一直說下去了。

他詳細談到那個他們打算求助的同一番號的隊伍的轉移。因為高陽方面正在發動戰鬥，他們恰恰在前天調動走了。他們返防的時間誰也不能確定。至於敵情，正因為那個混蛋的閱軍，沿線的戒備已經格外嚴重起來。

在已往敵人便把平漢線當成一道險關的。除却鐵甲車的經常巡行，和所謂護路村的組織，便連一個小站口也不放鬆，安設下種種的裝置；探照燈和聽音器。最近，爲了那強盜頭子的安全，花頭更增加了。他們每每出其不意的搜索那些可疑的村落；出其不意的在道口設下伏兵。而且隨意浪費着子彈，……

「敵情就是這樣！」隊長結束着，「這一回的日子叫我們選擇好了！——」

露出他的並不美觀的牙齒，他那鬱悶的臉上浮起一個冷然的微笑。

「他們也是去路西的。」他又淡淡的加上一句。

他的所謂「他們」，是指那住在同一村子里的一支地方性的雜牌部隊說的，他們原來駐防鄰近津浦線的文安一帶，因爲遭了一次潰敗，於是決定拖過路內重新編整。他們的人數約有兩千左右。

當余明的報告完結的時候，左嘉嘆了口氣，把眼睛埋下去了。但他現在昂起頭來，彷彿隊長的添語給他帶來一種無上的啓示。

「我們跟他們一道走不很好嗎？」他忽然得救的說。

「這倒也是一個辦法。」隊附審慎的同意着他。

「我已經交涉過了！……」

「他們答應嗎？」小組長迫不及待的插進來問。

「當然答應。可是同志，你要知道這是一個甚麼部隊啊！……」

「管它的！至多不過跟他們同兩天路。」左嘉性急的叫了。

隊長沒有理他。他像忽然記起甚麼愁苦經歷似的懨然一笑。

「真是見都沒有見過，」他嘆了口氣，近乎自語的懶懶的說，「還沒有出發，便滿街滿巷都知道

了。就只沒有傳鑼！……」

這正是他的顧慮的所在。或者說，正是他的疑慮的起點。

在訪問本軍，探明敵情之後，他之拜訪他們正是希望同道。他是沒有忽略過那支雜牌部隊的聲譽的，但恰如左嘉所說，短時間的同行，他也認為並無大礙。但在回來的路上，那疑慮開始爬進來了。

當他打從一家攤子經過的時後，他曾聽見一個友軍正在高談闊論。

「我不想別的，」那軍爺端着一碗高粱，十分渴望的說，「只想過了鐵道好好睡它媽一覺！……」

已經半個月沒有粘過炕了！……一

「你們是從那兒來的呢？」那掌櫃問。

「文安。……老天爺，今晚上不要出岔子才好呢！……」

隊長放緩腳步聽了一下，他開始懷疑了。而且開始注意到別處也在談着相同的話，彷彿安置了播音機的一樣。……

「你們走出去聽聽吧，」他結束着他的追述，「就只差沒有廣播了！」

「我想敵人該不會一下就知道吧？」左嘉極想支持起他。

「這個保不到險，」隊附搖搖頭說：「誰能說這村子裏沒有漢奸呢！」

「那我們究竟又怎麼辦呢？……」

左嘉越發顯得愁眉不展了：

「我們總不能這樣住下去啦！……」

這有點近於責難，而從心情上說，則又類乎一個失望的呼喚。他一時想起了過去幾日裏那些步步擔心的行軍，以及在村口向西瞭望，第一次捉住了那些隱約的山影時的無限喜悅。……

「再拖下去恐怕更糟！」他又加上說，沉重的嘆一口氣。

「同志！」隊長振奮的昂起頭來，「我們比你更着急呢！……」

「你再急一陣也沒有用的。」龐得山安慰着左嘉。

「真活見鬼！」余明忽然怒髮衝冠的叫了，「這樣的部隊……」

「好了吧，」左嘉煩惱的說，「……………」

他想要勸阻他，但是毫無用處。因為這已經養成了習慣了，每當臨着一道難關，碰上一樁煩雜問題需得確定的時候，隊長總是「着脾氣」。所以，雖然表面是在懣怨友軍，實則他倒是在努力鎮壓那些叛離着他的雜念。

他是經常出生入死的，這點小問題又倒難住他了。因而他就更氣。

「你沒有看見那個負責人啊！」他毫無假借的一直叫嚷下去，「簡直是……早該回去抱孫子了！……」

「好了吧，」龐得山大笑着，「說我們自己的事情了吧！」

「我知道，問題無論如何總要解決！……」

「那又怎麼樣呢？」左嘉扣上去問。

「依我說麼，……」隊附打算提出自己的意見。

「毫無辦法！……」

隊長同時叫了出來；他的怒火顯然已平復了。

「我看只有跟着他們走了！」他緊接着說：「不過我們應該保持自己的獨立行動；走是一道走，

出了岔子我們要抽得脫身！」

「我也是這樣想，」隊附贊成着：「我們自己機動一點好了。」

「對對對對對，」左嘉異常興奮：「萬一又通過了呢？……」

「我更希望這樣！……」余明平板的說。

他原想這樣加一句的：「難道我願意帶起你們繞圈子麼？」他嚥住了。

「既然你們同意，」他停停說，「趕快把幾個組長找起來罷！」

「怎麼，今晚上就要走麼？」左嘉稍稍有點着慌。

「有甚麼辦法呢，你是跟人家走啦！」

「我看這樣倒好，」隊附安心的說，「免得越來越知道的人越多。」

左嘉默認了。

「也對，」他想，「要出岔子就早點出吧！……」

幾個組長已經全到齊了。他們一同擠在炕上坐着，嚴肅而認真的傾聽着隊附龐得山的詳細報告。

黃昏正在侵蝕着屋子的角角落落，窗外不時送來一陣晒場上的乾糞的氣味。一隻蠍子，啞的一聲從屋

頂上掉下來了。

在夕暮的靜寂里，那個皖北人把各方面的情況都報告完了。於是他就進入隊部負責人所作的那個

最後的決定，以及它的要點。

「總括的說，」他結束着，「走一道走，我們隨時都要準備獨立行動！……」

當隊長講話的時候，他特別強調着紀律，戰鬥的信心和戰鬥的準備。

「我並不是不信任你們，」他接着說，「這回情形是不同了。我們得格外警惕！又有抗屬，又有大後方的客人：若果出了岔子，不要說我們丟臉，就連本軍的名譽也會掃地！……」

最後，他又叮嚀大家派人扶持那個孕婦和幾個抗屬，於是散會，於是催促組長去進行種種必要的準備；主要的是強迫全體隊員好好睡它一覺。隊附龐得山則被派去和友軍接洽，問明準確的出發時間，集合場所，路線以及口令。而當所有的人衆退去之後，余明動手檢查起他的武器來了。

他走向外面台階上去。他緊握着那支左輪的把柄，姆指一磕，那個算是那些滑亮的小東西的窩巢的輪盤使完全顯露出來。於是掣槍筒插進平舖着的兩腿之間，他就動手打磨。從那輪盤上的每個小孔一直到那條神祕莫測的跑道。

有如母親收拾孩子，他是做得那麼矜持。那個翻着乾糞的太婆笑了。

「同志，你不要點麻子油麼？」那房東關切的問。

「不行，」隊長忍俊不禁的笑了起來；「麻子油怎麼用得啊。」

「那麼香油呢？」

「也不用，」他說，正用纏了綳片的小指擦着槍膛；「謝謝你！……」爲了自己的失格沉默一會，那老太婆終於又緊緊的說起來了；她直接誇獎着他的擦槍的靈巧，並又連帶的惜及他的斷臂。

「啊喲，天老子！……」

當聽見怎樣鋸那斷臂的時候，老太婆繃着臉驚叫了：

「我們就是指姆上錐一針也要痛半天呢！……」

「自然是痛，」隊長笑着說，站了起來，「現在碰到節令都還不大舒服。……」

他把手槍插進附在皮帶上的套子裏面，穿過場壩，走向大門外面去了。他想去檢閱全體隊員是否已經休息，他一頭碰見了正從對面走來的左嘉。

「同志，」他關切的說，「你怎麼不去睡呢？」

「我要去照料一下牲口。」一種混合着匆忙和苦惱的聲調。

隊長睜開嘴微笑了。

「好，」他說，「今晚也許要用它了！……」

八

「同志，我這個騾子有點驚啊……」

穿過暗夜，那個獨隻眼老回回轉過身來下着警告：

「你稍稍隔開兩三步吧。……」

於是，左嘉把他那匹年青和善的青馬緊緊一勒，等那黑騾子占先四五步了，然後再又放鬆佩帶，讓它跟蹤前進。而且，他又沉浸在混雜的想念當中去了。

他頗驚心於那些出發時的騷擾。在集合場上，手電筒亂晃着，嘲雜的人聲有如發自一片野市。這和他四五個月前經歷過的夜行軍是極不同的。在那些夜里，你很難找出一句語聲來，一根火柴的光亮往往引起嚴重的責難。便在極端迫切的場合，混亂驚惶也少有的。他記起了邊塞一役的緊張情形。

敵人在午後三時便佔領了距離司令部八里路的呂漢，同時，十里路外的惱北也已撤守。一次險狠的分進合擊，眼見是成功了，但是直到黃昏時候部隊這才集合轉移。而在出發半小時後，敵人就到邊了。攻略下那座空無所有的村莊。

他替他們設想，若果碰見這種情形又將怎麼樣呢？他們的秩序是多糟啊！……

然而，現在他的耳根已經很清靜了。只有間或可以聽出一聲咳嗽以及低語。這不是甚麼紀律發生了效驗，更不是誰的煩憂得到了諒解，倒是那種走了十多里路的生理上的疲勞鎮壓住了大家。或者？在這浩岸的夜的靜穆里面，他們已經感到了人類的擾攘的無聊。左嘉這樣作想；他嘆息了。

他抬起頭，毫無目的的瞭望了一回，似乎想要探究一下這莽莽平野上的夜的邊際。隨後他又更番的審視着前前後後的行列。但他一無新的發現，照例是一些並無若何差異的蠕動着的人影，以及高聳着的黑黢黢的騎者。

有人在擦燃火柴吸煙。但在幾小時的經歷當中，這已不足使他驚異了。

他僅僅由這火光想起了前一次通過平漠路的情形。想起還離鐵道半里多路便一直照明着他的那個小車站上的探照燈的光亮。想起他的恐怖，和偶爾爲一叢樹木隱蔽一下時的放心以及喜悅。彷彿那點陰影已經使他獲救。……

「這一回我懂得了，」他憫笑着；相信上回的經歷即將復活。

然而，前面的列子忽然嚷鬧着停歇下來。他的馬頭和那騾子相連接了。

那走馬吃了一腳，打算飛奔開去，但他用力制止住它。而當他跳下馬來的時候，那野市又開幕了。四處傳播着笑語聲，埋怨聲和咳嗽聲，以及那種疲倦透了的很響很響的呵欠的聲音。有人不加選

擇的就勢躺倒下去，於是隨即打起鼾來。……

牽了馬，左嘉忙着去找自己的隊長。他終於發現他了。

「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啊？……」

「你趕緊騎起馬去問一問吧！」隊長正在叮嚀着準備上馬的龐得山隊附，「有情況就立刻轉來。

……我要到前面去了！……」

「這究竟是搞的甚麼鬼啊！……」

「左嘉同志麼？」余明逼近他望了一眼；「快去把你的人叫攏來吧！大家記清楚啦，」他又掃了一眼別的幾個組長，「就集合在這里，不准那個亂動！……」

他已經騎上馬，背着隊附去的方向急馳而去。

他所指定的地方有着幾株棗樹。所有的人全部都集合齊了。他們默坐着，羨慕着那些代替了喧嚷的零落的鼾聲。建築師隱蔽在太太的懷抱里吸燃了煙斗。他每吸一口，那個大膽女人的寧靜面孔便在火光中閃爍一下。她傍着丈夫坐着，就像坐在公園里的一樣。左嘉看見她睜開小嘴笑了。

他微微嘆了口氣。他感覺到悵惘，因為他不能夠確定那個微笑代表着一種怎樣飄然而來的意念。她感覺到了一下胎兒的悸動，聯想起了一段愛情上的黃金般的記憶？或者，驕傲於這種別緻的游牧生活乃是一頁新的歷史的插曲？……

他忽然意識到自己的焦灼。於是，他覺得那個女看護是在嘲弄他了。

「真是糟糕，」他毫不自覺的咕咕了一句。

「呵，呵，呵，」那個獨眼的回教徒打着呵欠。

彷彿酬客似的，左嘉接着陪他來了幾下。

「剛才吃了幾腳吧！」獨隻眼忍着呵欠問他。

「還好。」

「傢伙就是愛驚！」那個蓄着長髯的老人絮絮的說，「跑路行呢。去年回民大隊給鬼子圍住了，打幾天不鬆手，你才息下，又來了。我就沒有走過一步！……」

隊長隊附從暗黑的原野上陸續馳回來了。

他們已經清楚全部的情況。一里路外發現了一個漢奸，一經察覺，那個背叛祖國的人就逃進一座祠堂里去了。於是前哨要求停止進軍，包圍了那祠堂。他們說服着和勸誘着，而那混蛋死也不肯出來。最後，一隊勇士衝進去了，而且解除了那支使人望而生畏的木製假槍！……

這就是所以突然停止前進的全部理由。然而，隊長沒有報告，隊附也沒有報告。他們都帶着一種喜怒參半的惱恨，感覺太掃興了。他們僅僅簡捷的催促大家準備出發。但在最後，左嘉實在耐不住這悶葫蘆了。

「這究竟是怎麼一會事啊？」他發愁的問着余明。

「說起來醜人！」隊長嘮叨着；「趕快排列子去吧！……」

同樣的行程又開始了。同樣的沒有差異的人影和同樣的漫無止境的黑夜！……

當到達張埠的時候已經午夜兩點鐘了。這里離鐵道有五里路，隊伍應該停留下來等候着武裝偵察的最後報告，起初列子就停立在黑黢黢的村街當中，隨後便又自由散開，分頭移向階沿上去。

也許因爲已經接近鐵道，這一次的秩序比較算好。至少沒有鬧嚷和抱怨了。大家沉默着，收拾着自己的裝備，主要是一雙腳。那隨行的一隊人也較以前忙碌。那些自願扶持他人的幹部正在叮囑他們的對象：不要慌張。不要離開他們。

當聽到必要時候需得扶持着前進的時候，那獨眼睛忍不住笑了。

「好，我不要你們扶！」他拒絕着；「我有騾子！……」

「牲口要過了鐵道才能騎呢，」扎着鞋帶的左嘉從房插嘴。

「我也不要你們扶，——幾里路我跑得的！……」

「太封建了！……」

有人和那老頭子打趣，於是立刻引起一陣啞笑。

然而，正在這時候，他們聽見重機槍聲。散坐在階沿上的人衆一下站起來了。大家驚愕着，車前

車後的問着那些恰巧碰上他們眼睛的人影。一切都混亂而雜沓。一支電筒穿過街道亮了一股，忽然又沒有了。

從村公所里，一羣人衆嚷鬧着急走出來；前面一個老鄉提着一口小燈。

「同志！」那莊稼漢在憤憤的叫着，「你們催我沒有用的！……」

「我們給你馬騎，」一個武裝同志勸誘着他：「你站站啦！……」

那口小提燈不動。一大堆人包圍過去。

「甚麼事情？……唔！……幹起來了！……」

「真是一場胡塗！」左嘉嘆了口氣。

「不打緊！」隊附安靜的說。「我們的人不要亂走動啦！……」

從村街的西頭，有馬蹄聲急響過來，三個騎者奔馳着出現了。

「同志，搗響了麼？」圍着提燈的人衆忽然散開。

「不生關係！……老龐！……」

騎者之一在左嘉面前勒住了馬；躬着身子四下窺視；他從馬上躡身而下。

「怎麼搞的！……」

隊附和小組長一齊發問：同時村外鳴了兩響步槍。

「去它嗎的，」余明咆哮了，「這像是在告密呢！……」

於是，他簡單扼要的告訴他的伙伴，偵察前哨爲敵人的伏兵所察覺了。他判斷那是把守路口的，他們不會進擊。然而部隊必需立刻轉後以防意外。他已經把他的意見向那兩個同行的騎者提出過了。

「你聽，」他叫他們注意槍聲，「還是在原處響！……」

「這樣說今晚上過不成鐵路了麼？」左嘉失望的問。

「你還想過去？不出鬼就算好了！……它媽的這樣混亂！……」

「真糟糕透了！……」

左嘉覺得自己的旅途一下又挪長了。他感到惱怒。惱怒那些不可饒恕的笨拙的偵查，惱怒村街上的驚惶擾亂，和那兩響怯懦的槍聲。而當重又上路的時候，這點惱怒又立刻轉化成自嘲；隨即沉沒在疲憊和無聊里了。

同樣的蠕動着的人影和那個同樣的漫無止境的黑夜！……

他竭力想使自己假寐，這是早經習慣的了。但他沒有做到。他就那麼眼睜睜一直望入黑夜；破曉了；一輪紅日緩緩的從那滿佈霞采的天末湧現出來。

九

他們宿營在一家激響着手搖線布機的騷音的院子里面。而在那些粘滿飛絮的炕上，那些業經洗好聯的組員們都已全部睡去。他們沒有誰脫衣服。其中一個剛才脫完了一隻腳，手里還握着那隻襪子，就那麼倒下去睡融了。

小組長左嘉頌然的望着那隻赤腳；隨又瞟了一眼那口還在冒着熱氣 腳盆；於是一種責任感催促着他，使他覺得他該有所行動。

「這個傢伙！」他顯得煩惱的叫着，「你起來洗好腳又再睡啦！……」
他隨又用手推推那個劇團團員；但那一個翻翻身，似乎睡得更舒服了。

「真是糟糕！」

他羨慕着別人的酣睡，氣惱着自己的不肯安靜。

他索性跳下炕，走出院子去了。他覺得，若果問明駐馬村周圍的情況，他可能好好睡一覺的。其次他還該看看部隊的隊長；他對他們的信任已經完了。

在整個村子裏面，他沒有碰見一個武裝同志。所有借來宿營的屋子都在散發着鼾聲。就像玩把戲一樣，在一家馬掌店里，一個火夫躺在一條窄小的長凳上就睡熟了。村公所里在鬧鬧嚷嚷的徵集着食糧馬干。他想去找隊長，但他一直走去。然而，當那老鄉告訴他右側二十五里便是定州，三天前還有人出來游擊的時候，他就更難安於這局面了。他想看看村外是否有着崗哨，而他一無所獲。站在村口，穿過那些和平的田野，他含愁的向着定州方面望過去了。

「我們自己該派人啦！」他憤慨的喃喃自語；「明知道靠不住的！……」
埋怨着隊長，他在考慮自己是否應該停下來守哨。……

「不打緊，」他忽然聽見背後棗林里有人說話，「同志們安心休息好了！」

「可是，同志，」余明緊跟着說，「這個開不得玩笑啊！」
那人揚聲笑了。

「怎麼，我還是村農會的主席啦！」

當左嘉走近隊長的時候，那主席已經走出棗林去了。

「你也沒有睡麼？」余明睜細枯滯的眼睛注視着他。

「他們說這里離定州只有二十多里路呢。……」

「快去睡你的啊！」隊長切住他；「老鄉就要派人偵查去了。」

「啊！……」

左嘉安心的叫了一聲；隊長的勤勞打動他了。他渴想有點甚麼表示。

「去它媽的！」余明忽然詈罵起來，「把多餘的事情都搞出來了！……」
帶着乖戾的神氣，他從樹腳下站起來了。他高聳肩頭，動手催緊着皮帶。

那個不可饒恕的偵察上的錯誤，太使他惱怒了。他沒有顧及小組長充滿感動的心情，甚至沒有看他一眼。彷彿他也不過是株棗樹。他綑着臉走出樹林去了。

當他詈罵的時候，左嘉自以爲很了解他。他太勞累了，而他們相約同行的部隊確也是個使人頭痛的部隊，所有的偵察都是笨貨。何況他又已經知道，他也有着相同的渴望：早點過路西去。他更加感動了。

他舐舐嘴唇，強使自己浮上一點寬解的微笑。他打算要說話了，然而他却並不望他一眼！於是他想：他自然討厭那個部隊；但也討厭那個主張同行的人。

他想起那場會議來了。想起他是抱着一種怎樣強烈的希望！

「這才豈有此理！」望着那個驮着疲勞的背影，他不平起來，「怎麼怪我！……」
他不覺得自己該負責任，因爲他又不是隊長。

「平常那樣傲慢，那樣專斷！……」

他繼續想。而隊長離他愈遠，他的不平也就更加厲害。

彷彿避開一個仇人似的，他車開臉，在樹根上坐下來了。這其間，隊長恰恰回過頭來：他望了兩眼，再又走他的路。也許他想招呼他同道，也許以爲左嘉有着特別嗜好，喜歡坐在樹腳下冥想，所以他又回轉一直走了。

但即使實行了那願望，打聲招呼，他也未見能夠消除那種在他一無所知的片面的誤解。左嘉已經連篇累牘找到他的不滿的旁證了；而且全都那麼可信。

「別人騎馬他就批評，」他接着想，「可是他自己呢，從不走一步路！……」
於是他又給他加上一筆誅批：「私自自利。」

「沒有辦法！……」

最後，他毫不自覺的嚷叫一句，於是站起來，走出樹林去了。

這句簡單的話語，包含着若干複雜的想念。這些教養太差的老粗你就無法得到他的了解，沒有辦法；既然極不相投，那麼就分手吧；然而，他們可又並非是在公園里面，這裏有着戰爭，傷害以及死亡，因此只能忍耐下去！沒有辦法！……

這有類一個呼嚨，但也代表着一顆決心。隨後更又變成一種近於報復的心理：他用不着再操心，能夠安全過去自然很好，否則那該他們出醜！

「我連話也要少說了，」當躺在炕上的時候，他想：「我看你們怎樣！」這樣的想法一經確定，他是很平靜了。

然而，等到召集組長開會的時候，他却並未拒絕。這不是一場酣睡消解了他的全部成見，而是他的不平已經很淡薄了。雖然他認定自己的到場只是應景。

參加會議的人大多蒙着一層慵懶的神氣。彷彿他們剛從濃睡里被拖出來的一樣，不然總有一兩個人打着長而且響的呵欠。便是隊長也似乎脫了節了，他在懶懶的提示着會議的要點：依舊跟着友軍一道等機會呢，或者分開手獨自行動。

開端結束以後，一個掀下巴青年打算發言，但隊長又搶着說了下去。他用一種嘲弄腔調談起那場他在當夜沒報告的漢奸故事，於是他的原氣又旺盛了。

「幸好是支假槍！」他滑稽的說，「不然的話，還要預備担架抬傷兵呢！……」

「嘴巴怎麼這樣刻薄？」左嘉想，不以爲然的繃繃眉頭。

那個早想發言的掀下巴開口了。他從大家所負的任務談起，然後進入友軍的歷史，和在昨晚一夜間帶給他的印象。於是他提出一個結論：應該立刻分手。

「不僅爲了完成任務，」他加上說，「爲了保護本軍的榮譽也該這樣！……」

「有甚麼反對的意見沒有？」隊長掃了大家一眼。

「這樣恐怕大家都贊成吧，」隊附靜靜的笑了。「左嘉同志呢？」

「我沒有甚麼意見。」左嘉平板的回答。

「你用不着客氣啊！……」

左嘉覺得自己的臉泛紅了。

「好，」但是隊長沒有注意到它；他並無惡意，他的本願倒在討得他的歡心；他緊接着一直說下去，「既然沒有人反對，那就算決定了！……」

他又換着報告了一番敵情。並且暗示大家，他和隊附正在進行一種準備，也許可以很快達到目的。無論如何，像昨天夜里那樣的虛驚不會有了。

他從炕上跳下來了。他走向故意顯出一付茫漠神氣的左嘉。

「不要着急，同志！」他熱烈的叫着，以為左嘉還在爲着昨天夜里的失敗懊惱，「早遲我們總要把你送到鐵路那邊去的！老實說，」他又轉向其他的人，而且帶點鄙視的笑着，「跟他們一直把多餘的麻煩都搞出來了！……」

「這個責任我負！……」

全屋子的人帶點驚異一齊望向左嘉。

「爲甚麼呢，」他生硬的說明着，「因爲我主張得最激烈！……」

「這個簡直不成理由！……！」

只當那是一種迂氣的客套，隊長掀開嘴大笑了。

「我先走了，」他又忙着叮嚀隊附，「路線你知道的！」

他十分火冒的走出去了，隨即街上傳來一陣馬蹄的急響。

「真是撒腳『八』呢！」

那個仔細審視着余明的證件的老鄉，終於信任的笑了：

「你把它收檢好吧……」

「這一下你不會懷疑了啦？」隊長打趣着他。

「不是那個話，各人有各人的責任！……」

老鄉是張埠區農會的委員。他是個木匠，有五十帶點，紅銅色的瘦臉上劈開着兩撇漆黑的，道地的八字鬚鬚。因爲生性的關係，又因爲常常自覺得是在負着一種神聖莊嚴的責任，他的行動異常遲緩。

余明和他進行了十多分鐘不着邊際的談話，已經耐不住了。現在，他重又向他提出那個嚴重問題：他是否願意幫助他們通過鐵道。談話的地方是村公所，隊長打了好多麻煩才找出他。因爲村長以及別的人員，都到二十里外的黨都公幹去了。

那個紅面孔人並不立刻答覆他的問題。他沉思着；取出一只烟包，十分舒氣的緩緩的吸燃一斗煙。於是他又那麼迂徐的吐出一口煙霧。

「同志，你不知道，」於是他發愁的說，「昨天夜里太使人頭痛了。……」

「我們絕不會搞出那樣的笨事！」

「你說過不了吧。」委員只顧說自己的，「他不相信，一個勁非過不可！……一去就搞響了。……你們倒可以轉移，我們怎麼辦呢？……就說犧牲吧，也要值得；也要情投意合才好！……」

「幸好還沒有鬧大亂子，」隊長緩和着他。

「當然，不然你今天也見不到人了。」

「那麼怎麼辦呢？」

隊長聚精會神期待着一個滿意的答覆。委員則在重新裝着旱煙。

「你們在直角停下來就對，」他裝着煙，一面急速的望了隊長一眼；「到夜里看。他守住口子的呢，就不要動；沒有守，又來好了。千萬忙不得。就像彈墨線樣，要看準！一忙就要不對勁了。一

「好！」隊長贊成着，「可是你們一定要送個信啊！」

「沒有錯的！」

「好好好！……」

隊長跳起來和他握手作別。這個迂緩人的乾脆使他很高興了。

當策馬走出村子的時候，他還在激賞着那木匠的直率。這原非他才第一次在北方人身上發現，因為曾經被他的迂緩弄昏了頭，他那最後流露出來的純金般的德性也就格外顯著，而且格外的打動了他。

他恹恹意意的鞭打着道旁白楊樹的嫩枝，由着他那建昌種的小紅馬自在的前進。彷彿他是出來春遊的公子哥兒一樣。

「只有北方人乾脆！」他忍不住說出口來，「老百姓乾脆！……」

他忽然想起他們開會的情形以及左嘉的迂氣。

「他還要負責任呢！」隊長好意的大笑着叫了。「人倒很誠懇的。……」

但他沒有再想下去，他重又估量着擺在面前的情況來了。

他認為相當樂觀。因為就經驗說，若果敵人相信有着部隊過道，附近的村莊一定被搜查的。現在既然清平無事，足見疑竇並不重大；甚至會是敵人放賭槍了。

他忽又想起不久偷越同蒲路時的情形。那路警戒着軍禮，懇求人們迅速通過。

「還是河北的老鄉好，」他判斷着，「他們並不顯得可憐！」

他情不自禁的向那紅馬鞭了兩下，於是立刻奔跑開了。

直角距張埠有二十里地，當他到達的時候，火紅的落日剛剛切近鐵青色的地平線上。隊伍已經宿營好久了。龐得山在隊長離開駐馬半小時後就跟蹤出發，此刻他正主持着照例的小組長會報。余明被人領進那座宏敞整飾的院落里去。

「今天這個地點闊呢！」他大聲的激賞着那屋宇。

隊附的平靜的笑臉在一處窗口上出現了。

「剛才把檢討會開完！」

「你們恐怕到得也不久吧！……」

當隊長走進屋子的時候，他問着，向着所有在座的伙伴興致勃勃的投了一瞥；隨後便把眼光停留在表情冷淡的左嘉面上。

「同志，」並不等候回答，他又緊跟着說，「着急沒有用的！」

「我爲甚麼要着急呢？」小組長故示鎮靜的反問。

「那就好！……」

隊長毫不介意的笑了；立刻把臉掉向龐得山去。

「老龐，情形還不壞呢！……」

「看你的神氣就知道了。」

「……單看夜里的消息怎樣！」

「怎麼說呢？」隊附扣上去問。

「青坡張埠都沒有事！」隊長矜持的說，已經坐在炕沿上了，「依我判斷，敵人不見得知道有部隊要通過呢。現在只等夜里消息來了。也許可以成功！……」

「我還以為沒有問題了呢，」左嘉暗笑着想，「那樣興高彩烈的！」
他浮着曖昧的笑意站了起來，打算退了回去。

「你就要走了？」余明有點驚怪。

「會不是已經開完了麼？」

「怎麼就開完了？夜里的準備工作還沒談呢！」

「據你說不是還不能確定麼？……」

小組長微笑着，但却顯然帶點揶揄的神氣。

「我倒想回去躺一躺呢。」他又自覺失態的加上一句。

然而，這却並無多大和緩的功效，余明已經感覺得不痛快了。

「那麼好，」他板滯的說，「我幾句話就講完了！……」

左嘉略欠自然的退回原處坐下。

他靜靜傾聽着隊長較有系統的報告；但是他的心情却像一個監視學生背書的塾師。而且那些早前他常認爲出色的語氣以及措辭，他第一次感覺到了無聊。

「江湖十八訣！」他搖搖頭想。

「因此，」隊長說，「我們必須先準備一下。即或他有人守吧，這也不是一件壞事。想來大家都知道我們的工作原則的：多流汗水，少出岔子！……」

接着，他又把上一次出發前的叮嚀重複了一遍。

「總之，」他生氣的結束着，「你們趕快回去叫大家休息吧！……」

他帶點恨意瞪瞭了左嘉一眼。

「不然，你也等不得了。」他默語着。

以左嘉爲首，所有的人都退出去了。而當屋子里清靜下來的時候，隊附龐得山長長的伸了一個懶腰，順勢站了起來。

「我們也瞞一瞞啦？」他夾着呵欠的問。

「它媽的，作……家！……」

余明含怒的叫了一句，從炕上跳下來了。

「你像有甚麼地方得罪了他啦？」隊附審慎的問。

「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怎麼把他得罪了呢！……」

隊長憤憤的用他的獨手把被蓋一擰，又一擰，然後拖開一隻角兒。

「簡直莫明其妙！」他又憤憤的加上一句。

「你這態度也不大好，」隊附說，「他們有他們的生活方式，我們應該特別小心才對，免得弄出一些不大必要的誤會。」

「你這個話很好！」余明賭着氣；「我們以後專門對付他就是了！」

「你就是這付腔調！」同樣已經爬上炕來的隊附笑了；「我不過是說，我們的談話，態度，應該格外留意吧了。……這不是一個小問題啊，同志！沒有文化上的配合，我們的戰線會缺隻角呢！……」

「卵彈琴！」隊長咕咕了一句。

他有點不甘心，但在心里他已願意接受對方的意見。

「好吧，」他鑽進被窩裏去，一面接着又想，「橫豎也只有兩天了！」

在張埠一座大院子里，人們已經休息下來。有的還在找着攔身地方。炕上階沿上和屋角落里都已擠滿了人。左嘉在院壩里游着馬；休息於他已無用了。

雖然決心隨遇而安，但他究竟希望早點到路西的。

「管它媽的！」他安慰着自己，「只要他安安全全把我送過鐵路！……」

他又回憶了一遍他同隊長的齟齬。

「也許是我神經過敏，」他克己的想，感覺到了原諒別人的快樂；「他們根本就是粗枝大葉搞慣了的。就算他存心渺視我吧，我也犯不上和他賭氣！……」

一個人影忽然走近他來。

「你怎麼不休息呢？」隊長客氣的問。

「你看吧，」左嘉吱唔着：「到處都擠滿了。」

「來，我給你找個地方！」

隊長替他馬寄在轆轤上面，領他走進一間照着燈亮的屋子里去。

「你躺一下吧，」他指着炕說，「睡一個鐘頭算一個鐘頭！」

左嘉認定他是在辦外交，但他已經完完全全滿意這謙恭了。於是，爲了禮貌，實則倒是爲了那種由於負氣積壓下來的担心的慙意，他叩問着隊長，這個停留是否因爲消息還不確實。「不是說夜里沒有守口子麼？」他又反問一句。

「消息自然確實，」隊長肯定的回答：「不過有時他會半夜摸起來呢。……他就這麼神出鬼沒的！……」他呵欠着：「這只是爲百分之百的安全。……」

他坐在椅子上假寐起來，左嘉和隊附背靠背躺下去了。

但他睡不安穩。隊長的客氣消解了他的不滿，然而，他的提示却又把他的担心激起來了，那個百分之一的意外使他感到焦灼。而且隨即掩蓋了一切。

那個那麼使他安靜的決心是灰飛了，而他所能看見的只是不幸。

「麻繩子偏往細處斷，」他記起了一句成語：「這樣的事情倒很多呢！……」

他失望的嘆了口氣。

他偷眼去看隊長。他斜靠在椅子上露出不大美觀的牙齒。然而他是多麼甯靜。他也不能從那個皖北人的鼾聲里聽出急燥不安的調子，他是睡得更好。

「我只有信任他們了，」他對自己說：「不信任也沒辦法！……」

他終於迷糊過去了。當他忽然一下清醒轉來的時候，他聽見屋子裏有人在和隊長談話。他欠起身，留神的望了過去。台子上多出一盞方型的提燈，余明的對面坐着一個穿藍便服的人。左嘉不能立刻認出那張面孔；他坐了起來。

「我們的人困了一陣才逃出來的。」那人說：「總之，你們不能走了！」

「敵人還有甚麼動作沒有呢？」隊長嚴重的問。

「一進村子就把青坡的村長抓了，挨門挨戶搜索！……」

「它媽的，一定前天夜里把目標暴露了！」

「真是糟糕！」

左嘉早已經起來了。他接近他們聽着，於是他嘆了口氣。

「着急沒有用的，」那木匠斜視了他一眼：「快準備轉移吧！」

「怎麼樣，」隊附帶着叫欠以及微笑走了過來，「有變化嗎？」

「真活見鬼！」余明切齒大叫，「早到兩天就沒有這場事了！」

「現在只看怎麼樣轉移啊！」龐得山提醒着他。

「我知道！……不轉移未必必要留在這裏挨打嗎？……去它媽的！……」

「你抱怨一陣有甚麼用處呢？」隊附微笑。

「我知道沒有用處！……我們的任務就是繞圈子玩！……」

「真糟糕透了！」左嘉頹唐的說。

余明含怒從椅子上跳起來了。他斬切的下着一道命令：向直角轉移！

左嘉到院壩里照料牲口去了。那個負責傳遞命令的隊附則在四處跑着，叫醒那些已經睡熟的人們。曠曠的人影劃破着單調平板的黑夜。那個獨隻眼老回回牽着他的騾子從馬房里走向院壩中去。他在發愁不展的左嘉面前停下來了。

「同志，」他打趣的笑着說，「鬼子還要留我們在路東玩兩天呢！」

「好吧，你就玩下去吧！」左嘉略感不快的回答。

他感到一點不滿。起初，這不滿是那老教徒的樂觀口氣所引起的，但跟着它就移向隊長身上，他覺得他太誇大，因為他在下午時候竟是那麼興高采烈，彷彿一切都沒問題。且又並未認真徵求大家的同意，憑着私意就決定了。

然而，由於那和解，他的不滿遂又變成惋惜。

「太獨斷了，」他發着感慨，「讓他這樣搞下去怎麼成啊！……」

他已決心放棄他在前一天所曾決定的凡事不加過問的態度。而且，就像要認真執行這個新的政策

似的，他忽然發覺隊員們的動作過於遲緩。他牽了馬四處走着，問他們，搞好沒有，催促大家去排列子。隨後他又去找隊長命令出發。

隊長隊附還在和那紅面孔談話。而且新又添上一個短小打綳，穿著壞爛的老鄉。他們的神氣緊張而又機密。因為根據新的報告，敵人已經向張埠出動了。

隊長正在站了起來；他摺着一張地圖，藏向衣包里去。

「假如判斷不錯，」他一面自信的說，「陪他繞圈子好了！」

「情況發展到最壞的態度都不過如此！」隊附微微一笑。

「列子都排好了呢！……」

左嘉挨近他們，立刻感覺到了一點異樣。

「又有新消息嗎？」他又不安的問。

「你帶起他們動身走吧！」

隊長催促着龐得山；隨又和那兩個老鄉握手。

「同志，我們不要失掉聯絡啊！」他燦然一笑。

「沒有錯的！」

「好！……」

隊長叫了一聲，匆忙的退出屋子去了，左嘉一手拖住那個準備尾隨出去的紅面孔木匠，想要求他打破他的疑團。

「有甚麼情況嗎？」他迫切而又低聲的問。

「青坡的敵人就要來了。」

「左嘉同志?!……快!……」

隊長的瘦臉在房門口閃了一下；左嘉跟蹤趕上去了。

「說是敵人要來了啦！」他在大門口追上他。

「不生關係！」

「可是，……」

「大家放沉著點啦！」站在街邊，余明對着列子在講話了。「不要那麼慌慌張張的!……我只要求大家嚴格遵守夜行軍的紀律。絕對禁止吸煙!……」

在暗夜裏，隊伍在轉移了。但是左嘉忽又走出列子，走向隊長。

「究竟還隔多少遠啊！」他帶點恐怖的問。

「我還留到後面走啦！」

「可是，……」

「你要等敵人到了才肯走嗎？」

小組長牽着馬走開了，走了幾步他才想起他是該騎馬的，他停下來。他沒有騎上去，而列子已經溶在暗夜中了。他担心着掉隊；但又覺得他的腿子實在不很濟事。

他重又上馬，他依舊是失敗了。但他忽然發覺一支手臂伸來扶他。

「你這個同志騎馬還不行呢。……」

左嘉聽出那木匠的不大佩服的口氣；但他一聲不響，策着馬匹前進。

一一一

這才叫做不幸而言中，情況果然發展到了最壞的境地。

友軍的行動，實際是爲敵人所發覺了。他們確切判斷有一支部隊企圖過路西去，於是立刻設法阻擾：派遣了三隊人沿着保定定州之間的地區游擊。

這三路的兵力並不很多，因爲他們的目的只在阻擾。一路由定州出發，一路是靈都，一路來自那個離青坡七里地的車站。經常埋伏路口的敵人便是從那里來的。他們共同的趨向是北嚴家塢，那個往來的部隊必需停留的有名的站口。

這個惡毒的騷擾，一直進行了五天，那友軍向安國方面躲閃開了，余明一隊人則在疲勞奔波的繞着圈子，無稍停歇的進行着那種迷藏式的奇異行軍。

其間變化最大的是左嘉。他那早已渾圓起來的面孔是消瘦了，感情上時常經歷着急遽而又複雜的變化。那在在使他擔心的是情況的無常。他曾經安慰自己強使自己承認目前的處境並不比已往幾個月中的經歷嚴重，因而他該鎮靜下來。

然而，當一念到那渺不足道的實力，他的担心又抬頭了。還有那隊長，他是無論如何不能和那個指揮若定的馬販子比的。當從張埠出發，他對他的信賴便降低了。而情況愈壞他的信賴也就愈加淡薄，彷彿一切的麻煩都該斷手臂的負責任。

他的處境確也相當狼狽。他好容易藉那木匠的幫助騎上了馬，但他一直到了村外沒有發現列子，他們已經被黑夜所吞沒了。他停下來，盡量縮小着他的瞳孔。

「搞它媽的鬼啊！」他嘟囔着。「龐得山同志！」他又壓低嗓音呼喊。

他又大着胆前進了；一面考慮是否去找隊長妥當些，……

「一場糊塗！」他咒罵着，他不能有所決定。

然而，一個騎者向他馳過來了。

「左嘉同志麼？」隊附欣幸的問。

「今晚上太黑了……」

他丟了心，十分平穩的通過兩個村落。於是他想，雖然沒有過成鐵道，却也萬幸沒有發生岔子，然而，出乎意外，列子停住了，因為前面撞來幾個直角出來的老鄉，隊附正在盤問他們。而從那短促的話調和這黑夜，他預感到不大吉利。

「看還有甚麼鬼等着在吧！」他喪氣的想。

「敵人把直角佔了！」一陣低語傳播開來。

「大家歇一歇吧！」隊附在發命令；「不準吸紙煙啦！」

他們等各隊長來作決定，而那個殘廢易怒的幹部，終於急馳着趕來了。

「你們怎麼停下來啊？……」

當被隊伍叫住的時候，他很突異：

「敵人恐怕還要釘上來呢！……」

隊附立刻走近他去。

「嗯？……甚麼時候？……搞它媽個鬼啊！……」

隊長匆忙的跳下馬來；他要來一支電筒，和隊附蹲在土埂邊翻檢地圖去了。最後，他們決定挪回剛才出發不久的那個村子，然後向南轉移。這是一個沒有停歇的行軍，左嘉覺得它將永無止境！……

其後幾天的情形也不鬆懈。一回白天，他們不能不掩伏在一處村子里躲避敵人的試探轟擊。若果一有騷擾，或者暴露了目標，他們也就完了。一次傍晚被逼着放棄了剛剛養好，算是那一天惟一的餐食而倉促轉移。於是度着露宿的生活，而且眼睜睜望見敵人拖着影子從大道上通過。

在那露營的晚上，左嘉忽然覺得自己的頭髮在這一夜就變白了。這自然只是一個飄然而來的觀念，然而這却加深了他對隊長的不滿。因此，在翌日組長會報席上，他忍不住提出種種凡是他所想到

的質問。

他想在每一次的轉移上找尋隊長的錯誤，但他都失敗了。余明的答覆並不缺乏理由。而到了最後，他的態度更強項了，似乎已經失掉了理性。

「總之，」他固執的說，「不管怎樣，昨天晚上露那一夜太冤枉了！……」

隊長閉着嘴沒有答覆。他早就要發作了，但他又恐加深了誤會。

「像上次掩伏在村子里不省事麼？」停停，他又加上一句。

「同志，」余明無可如何的笑了，「你弄清楚，那一次是大白天喇！」

「正惟其是夜里才更不該走！」

「恰恰相反！夜里又不容易暴露目標，我們爲甚麼要多犯一分險呢？」

「我看這樣，」隊附努力排解，「以後決定甚麼大家多商量一下好了！……」

「那也要看情形！」余明想，桀傲的揚揚眉毛。

「我就要求這點，」左嘉對自己說，「我們爲甚麼要由他幹呢？……」

因爲彼此都無公開表示，這場幾乎釀成嚴重衝突的辯論，便結束了。

然而，這被結束的是辯論，並非誤會。因此，以後碰見商量甚麼，或者談起甚麼的時候，隊長總要特別冷冷的加問一句，「有意見就早發表啊！」或者，「左嘉同志有甚麼意見沒有？」而那一個也

就修修的發起話來。

「我爲甚麼要讓你帶起走呢？」他想：「我又不是一隻棉羊！」

於是，就在這種互相賭氣之下，左嘉變平穩了。澈底修正了他那隨遇而安的灰色態度。嘴巴既然硬過，他總不能做得太乏。他對職務重又熱心起來。

到了第五天上，因爲情況已經鬆緩，因爲追躡者已經退回老巢喘息去了。他的心情也就更加堅實起來。而且，這個日常每以態度嚴肅自誇的智識份子，忽然變來很輕鬆了。這是由於幾日來的熬練，或者，由於一下脫離了險境所齎來的新的變化，他沒有考慮過，但是他的喜歡曉舌却是事實。

這天早上，當隊長在全軍會議上總結了幾日來的經歷，並把敵情的鬆緩作完報告以後，大家都覺得了却了一陣繁雜的任務，很欣幸了。但某些人却也忽然一下感到了疲乏、可怖，有如剛才擺脫了一場嚇人的惡夢。他們慢慢分散開了。

在歸途中，那個健康樂觀的老回教徒忽然嘆了口氣。

「哎呀，」他苦笑着，「這幾天頭都給轉昏了！」

「這有甚麼抱怨的呢？」左嘉開心來；「老太爺，這樣好玩的事，你以後出錢也買不到呢！只有隊長太植不得，」他假裝嘆了口氣；「你看他發了好多脾氣吧！又是吵又是鬧的。再不休息恐怕他要張開口咬人了！」

他冷冷的快意的一笑；雖然以後每每記起，他就感到一點內疚。

他也並不完全丢心落意。回到宿營地舒舒服服睡了一覺，他才領悟出這不是一件事情的完成，僅僅是告一段落；此後如何，那就很難講了。

於是他又痛定思痛的詳細回憶一遍幾天來的經歷。

「萬一又再出岔子呢？」他想。「這是無論如何料不到的。」他大聲的說。

他的睡意已經消失，他的懸心又開始了。最後，他得到了一個回憶。

昨天下午他碰見幾個路西來的榮譽軍人。他們洒洒落落的走着，一面哼唱着「紅纓槍」，於是有人走出列子，和他們攀談起來，叩問着他們怎樣過鐵道的。

「沒有甚麼」，一個被創傷扯歪臉的回答，「穿套便衣就過來了。」

「碰到盤查呢？」

「我們沒有碰見呢。有老鄉引路啦！白天鬼子又不存在的。」

這段談話打動了他……

「到了不得已的時候我們爲甚麼不可以這樣做呢？」他自問着。「總之，」他又退一步想，「這樣等下去是不成的！」他忽然記起全體會議時隊長那付安心的神氣，「像還在打算休息幾天呢！」他嘲弄着余明。

他從炕上跳下來了。他戴着眼鏡，準備去找隊長隊附建議。

那個面色紅潤，個子很矮，做過多年小學教師的區長微笑着搖一搖頭。

「你不能這樣說！」他決然的說了，「我的消息不會錯的；等不到一禮拜掃蕩就要來了。把前幾天的情形估計得太嚴重，你會犯錯誤的！……」

「我懂得的！」隊長承認着：「我只是說掃蕩不會就來。」

「可是已經有徵候了！」區長得意的笑了兩聲。

「好吧，」隊長勉強滿足了他；「山杉回北平沒有呢？」他把話題挪開。

「這兩天在石家莊。不然，鐵道上也許沒有這麼緊了。」

「搞它媽條鬼啊！……」

隊長嘩噔着，鎖住眉頭沉思起來；而他隨即滿懷期望的盯向來客。

「一支隊完全開走了嗎？」他重又問着他們自己的隊部。

「全開走了，」區長微笑着，彷彿他在講着一件趣事；「恐怕不會就回來吧。路西的

也來，不過這是靠不準的。有時長久不見影子！」

「那就只有自己打主意了！」隊長嘆息着。

左嘉興會葱蘢的走了進來。他的腳一跨進屋子，他的話語便已到了喉頭，急想說出他所準備好了的重大的建議。但一發覺那個商人模樣的區長，他嚇住了。

他感覺到拘束。他打量着那生客，一面又向余明窺探。

「你坐啦，」隊長於是說了；「這位同志是這裏的區長。」

小組長忽然發覺一樁意外的喜事似的笑了起來。

「同志，」他熱情的問着區長，「你們該得到有甚麼情報啦？」

「怎麼沒有？」余明扳起臉搶着回答，「敵人在準備掃蕩了！山杉還在石家莊閱兵，我們自己的部隊連影子也看不到；都在別的地方打仗。一點辦法沒有！……」

左嘉早已從尚未坐熱的炕上站起來了。並且已經走向隊長。

「這怎麼辦呢？」傍着他在方桌邊坐了下去。

「現在就是在商量怎麼辦呢！……」

隊長覺得他的追問真是廢話，完全沒有用處。

「同志，」他立刻把臉掉向區長，「走新樂那邊怎麼樣呢？」

「恐怕也麻煩吧。首先你要跟安國無極繞個圈子，難！……」

「我看這樣好麼，……」

左嘉認爲已經到了提出他的意見的時候。因爲情形既然不久就會加緊，希望路口一兩天鬆緩下來又不可能，向本軍求援自然更困難了。於是那惟一擺在面前的安全辦法也就只有化裝偷渡一途。

「我看這樣好吧，」嗽嗽喉嚨，他又重複的說，「率性化裝通過好了！」

「這個辦法倒值得注意呢，」區長贊成着；「好在你們人數又不很多。」

「一次走十多個行吧？」

「行。就是找衣服難一點，不過也有辦法。」

「行李呢？」

「更加容易！你人沒到東西就送到了。」

「我這個頭髮不是也要剪麼？」

左嘉摸着他的西式頭笑起來，彷彿自己已經變成一個土裏土氣的老鄉。

「還有這付眼鏡。」他加上說。

「你近視得很厲害麼？」

「取了簡直就看不見！」

「噢，……」

正在談得高興的區長嘆一口氣；而在同時，隊長一下攔起來了。

「快收檢起啊！」他大叫着；「萬一出了岔子那才連話也不好回呢！」

「你這個眼睛確有問題，」區長搭訕的搖搖頭說。

只有左嘉沒有話聲。他苦笑着，奇怪自己爲甚麼忽略了這樣切身的問題。

「你聽他的口音也不行啦，」隊長接着叫嚷，「一開口就會出鬼！……」

「好了吧，」左嘉終於窘迫的說，「這件事不談了吧！」

「……那才會羞死人呢！好像捉雞捉鴨就叫敵人捉起去了！……」

龐得山平穩和善的面孔忽然出現在門框里面。

「怎麼樣呢？」余明立刻注意向他。

「沒有辦法！」隊長苦笑說。

他是才從張埠偵察轉來的，他把馬鞭掛向牆壁上去。

「簡直每天夜半都在守了。」他簡捷的加着說明。

「去它媽的，」隊長咆哮了，「率性强迫通過吧！」

「這倒也是一個辦法！」

好脾氣的區長萬事都很贊成，他隨又舉出例子證明它值得考慮。

「可是，」他又聳着臉問，「你們的武力怎樣呢？」

「長長短短看有二十條槍吧。」左嘉的回答異常頹喪。

「甚麼！」隊長厲聲大叫，「兩個手榴彈還要跟他搞一場呢！」

「可是，同志，你要知道，好多人沒有經過戰鬥啊！」龐得山提醒着他。

「我知道！……不然也不會這麼頭痛了；我倒去它媽的！……」

隊長重又在咆哮了。於是他就逼近龐得山去，向他殘酷的重複一遍區長曾經提出的消息：掃蕩快開始了，山杉還在石家莊閱兵；一支隊挪到高陽作戰去了！……

「你說另外找路線吧，」他接着說：「時間上也有問題！……」

或者乃是慚愧於自己的愛莫能助，區長啞一啞嘴，站起來了。

「好吧，同志，」他打斷他，「你們自己慢慢商量着吧！」

「只是就擱你太久了！」隊長伸出獨臂和他握別。

「沒有甚麼。都是一家人啦！……」

當隊長送客出去的時候，左嘉立刻挨近龐得山去。

「你要發生一點作用才對呢，」他熱心的緊蹙着那個依舊那麼平靜的隊附，壓低嗓音，又像懇求

又像告密的說；「完全靠他不妥當啊！只曉得發脾氣，……」

「他是這樣搞慣了的，」隊附安心的說，「你不要介意。比如吧，……」

「我不會介意，」小組長急急解釋；「不過鬧一陣鬧不出辦法來啦！……」

他忽然住了嘴，而且改變了表情。因為隊長走轉來了。

他顯得有點忸怩，彷彿自己作了一件不大光明的舉動。然而，隊長並不覺得他在講他的壞話；他蹙蹙着臉，沉思着，誰也不加理會的，一直望着炕邊走去。

余明被他的責任感壓倒了。他坐在炕沿，有如一個衰憊的老人。

「我看你大胆點吧，」他像剛從深遠的夢里轉來似的望向左嘉，臉上掠過一絲笑意；「同志，」那笑意更蔥蘢了，「強迫通過不一定會碰響呢。」

「不，不，不！與其那樣犯險，我倒甯肯轉去！」

「那就不好搞了！」隊長嘆息着躺了下去。

「其實我真不懂！爲甚麼要走大道上過呢？隨便找條路過去了再講！」

「像你這樣說又簡單了，」隊附好意的笑着；「你要找個立腳點啦！……」

「暫時不談了吧！……」

隊長不大耐煩的翻身起來。

「談也沒有用的，」他又緊跟着說，「讓我明天再去跑一趟吧！……」
彷彿急想擺脫甚麼似的，他匆忙的解着皮帶，準備好好睡它一覺。

一四

隊長已經理好那匹汗水剛剛乾透的小種紅馬的佩帶，祇等把腳套進踏鐙，就要騎上去了。但他停下來；帶點發悶神氣，他又掉頭向那站在門口的木匠。

本是一個頗有決斷的人，但他感覺到了猶豫。他輕輕嘆了口氣。

「同志，剛才談的認真靠得準麼？」他又慎重的問。

「沒有錯的！每天都是那樣，天一亮就走了。火車要吃早飯才過，……」

「就是對鐵甲車沒有把握。」隊長攔住他。

「鬼東西有時候一兩天看不見影子，有時候一天幾趟；不過，……」

「只要它早上不來就對勁了！」隊長祈求的說。

「多半都在夜里過啊。」

他們重新作別。余明跳上馬，走出村口去了。

經過極端審慎的推敲，事情大體已經算決定了。但他還是不很釋然。已往那種勇往邁進的氣魄似

已和他告別。想起從前親身經歷的困境，以及那些大胆的行動，他略略覺得點喪氣。他嘆息了。

他由着馬緩緩前進。正是當頂的太陽烘暖着他，已經使他感到一點睡意了。野鴿之羣振着羽翅，向着蔚藍的晴空奮飛上去。但也許力量太微末了，或者是在賣弄豐姿，翻翻身，眩耀一下銀色的腹部，便又紛紛墜下，作着迴旋的低飛。夾道的白楊蕭蕭喞語，似在指明着這里確曾有過一個和平安樂的時代。

雜在田間的馬若在放花了。偶爾可以看見幾株盛開的桃樹，枯黑的野椿樹的稚葉已經轉成深綠。一個昂頭闊步的黑騾，拖着一架空無所有的糞車走過來了。

隊長從隆隆車聲中清醒轉來；他趕緊把馬勒向田埂邊去。

「老鄉，」他隨口問着那個小老頭子，「鬼子前幾天到過這一路吧？」

「同志呢，我們村子上已經找不出一個貞潔婦了！……得，得，得……」

隊長繃繃眉頭，於是就在那寂寞的咤馬聲中轉向大道上去。

他陷在啼笑皆非的心情里面。而且，那點已經丟淡了的，由於過份審慎而來的遲疑，又開始炙着他了。他想起種種新的情報，想起那名符其實的雜牌隊伍，以及那個勢在必行的計劃和它可能發生的後果。

「去它媽的，」他終於嚷叫出來，「等到了家再慢慢想吧！……」

他憤憤的向那馬的臀部踢了幾下，於是，那個驕健的畜牲奔跑開了。

他挺着身子，緊閉着嘴，鼻孔作着深長的呼吸。在北方，在這莽莽平野上面，只有一佩任意馳騁才會體味出它的廣袤浩汗。而且使你嘗到那種勇往直前的歡欣……

當臨近宿營地的時候，他把馬韉一勒，然後再放鬆它。那馬緩下來了。

「傢伙今天可跑夠了！」他愛撫的摸摸那個流汗的頸膊。

一架從他身邊劃過的腳踏車忽在馬後停了下來。

「同志，我才去找你來呢！……」

隊長把馬勒轉頭去。

「喝！」他驚喜交集的望那扎起長衫的區長叫了一聲。

「我是順便來告訴你一個消息的，前幾天鬧岔子的那個隊伍又轉來了！」

「他們打算怎樣呢？」隊長懸心的問。

「在安國吃了一頓敗仗，他們打算走老路子！……」

「搞它媽的鬼啊！」

「……他們在北巖家場，休息兩天就要走了。……」

「那還好！」

「……所以我來告訴你們，要走就趕快呢！……」

那個商人模樣的官員已經翻身上車；車輪是在走動着了。

「真活見鬼！」他又忽然憤憤的叫着；「整個嚴家塢都鬧翻了！……」

他從已經快走起來的車子上回過頭來喊了一聲「再見」，於是飛馳而去。

「沒有甚麼再商量的！……」

望着那個急遽逝去的身影，隊長把他這天的經歷概括成一個單純的想念：

「也格外找不出辦法來了！……」

他撥轉馬頭，十分堅定的朝着村子前進。

正和那場馳騁那麼有效一樣，區長的談話，已經把他心里殘存的疑慮剷除盡了。而且他是同樣獲得了那種勇往邁進的氣概，預感到了前途的順利。

到了營地，把那汗漿已經略乾的紅馬寄在門外，他就走進院子里去。晒場上的糧食已收好了，幾隻九斤黃正在啄食着殘餘的顆粒。而在台階面前，一隻色情雄雞則在圍着一隻小母雞繞着圈子，聳着翅膀，歪歪斜斜像個醉漢。

帶點孩子心情，隊長笑罵着抽了那流氓一下，於是穩靜的跨上台階上去。而在同時，隊附走出來了。他正納悶着，當一聽見余明的口音，他就立刻出來接他。區長的訪問已使他不復能平靜了。他在

門檻邊停下來，像要阻止着他前進。

他閉緊着嘴，臉上顯出一點近於惘惑的苦笑。

「真糟糕！」他啞嚥着嘴，嘆息了，「那夥傢伙又轉來了呢！」

「轉啦轉來它的。」

「轉來它的？」隊附驚異着他的意外的平靜，「我們要搞快呢！……」

「我碰見區長了，」隊長說明着：「走進去談啦！」

一進屋子，余明便把手里的馬鞭向着炕頭一擲。

「我們明天早上通過。」他簡捷的說。

「你拿得穩麼？」

「拿不穩也要拿穩！……」

他決然的坐向炕沿，他的意見似乎沒有反駁的餘地。

「格外也找不出好辦法了！」他又蹙着臉加上一句。

龐得山好一會沒有張聲。

「我就耽心非戰鬥員太多了啊，」他沉吟着，「多少人恐怕也不贊成。……」

「不生關係；……我們事先不要宣佈好了。……」

然而，隊長的口氣裏則依舊那麼堅定，由於隊附的提示，他又忽然記起了司令官的嚴重的囑咐：「只有一句話，千萬出不得岔子啦！」於是煩惱又開始了。

「自然，」他惱恨的說：「百分之百的安全是說不上，可是目前只能如此！」

「情況本來也太糟糕。……」

「去它媽的，這回這個任務真把人作難夠了！……」

隊長忽然興奮起來。他咆哮着，一下跳起來了。

「……我倒寧肯去和敵人作戰痛快得多！……」

「你又來了。」

「是的，我又發起脾氣來了！……這個怎麼不叫人生氣呢？你從來碰見過這樣不痛快的事嗎？……簡直就沒有一回像這樣哩哩啦啦的！……說嚴重麼，目前的情形抵得上一根卵毛！可是你看鬧了好久了吧！……」

他揚起身子，攤開胳膊，望着龐得山憤惱的咬緊他的牙齒。

「我只問你一句啊，」他又挪正上身，微顫起腳，全力逼視着那張泛着愁悶的面孔，「再不過去，難道準備把任務原封不動的帶轉去嗎？那才叫醜死人呢！……」

他像棄絕甚麼似的車身走了！而他恰恰瞥見闖進門來的左嘉。

「怎麼辦啊，」小組長啼笑皆非的說，「那個隊伍又轉來了呢！……」

「你去叫大家睡一覺吧，」隊長不暇思索的下着命令，「九點鐘出發！」

「今晚上過得了嗎？！」

「不生問題！」

「還開不開會呢？」

「用不上！有甚麼我會通知你們。」

「好好好，」左嘉匆忙的說：「再跟他們攪在一起那就糟了！……」

他感到一種意外的喜悅，他輕輕鬆鬆的走了。但他隨又回轉身來。

「唉，同志，」他懸心的微笑着問，「該不是強迫通過吧？」

「不會的！……出了岔子我負責任！……」

在張埠那同一座院落里面，所有的人都睡熟了。完全醒起的只有左嘉。他是靠着牆壁坐在一把柴草上的。雖則閉着眼睛，但是他的頭腦死也不肯休息。

剛一迷糊，那些生疎地名的跳動又把他驚醒了。於是他又努力編排一次。

「……柳堤、候塢、南朶、大花石，」他默記着；「情形嚴重就走白村，……」

他沒有發現錯誤。隊長出發前宣佈的路西的三條路線正是這樣。一條正規路線，其餘是應急的。這路線單子每組只有一份，在到達張埠時就銷毀了。

這是新花頭，爲前兩次的準備工作中所沒有的。因此，從小組長看來，未來的局面是在顯示着惡兆頭了。雖然曾經努力迫使自己相信隊長的解釋，這只是相機謹慎，而那相信總又不能經久。現在，那懷疑又來了。他隨即記起一點更爲嚴重的差異，他們並沒有開過會，出發時的報告也極簡單。

這一天隊長的態度，也那麼活躍的被記起來了。然而奇怪，他倒沒有發現出甚麼可慮的地方；他比往常安靜得多，沒有大發脾氣。尤以他們單獨談話時爲然。他是那樣的充滿了自信，正如他是一個

有着絕對權力的甚麼主宰者一樣。

他稍稍安了心，但他隨又覺得不很痛快，慚愧自己竟會顯得那樣服貼。

「真是狂妄！」他記起隊長最後的一句話來，「他要給我負責任呢！」

他冷冷的從鼻孔里笑了。

「就請你當迭克推多吧，」他又嘆了口氣；「你也只能當一兩天了！……」

「自然而然啊，……」

左嘉微微吃了一驚。但當發覺這是那個和他靠在同一堵牆壁上的劇團團員的夢囈的時候，他又情不自禁的感到一陣鬆快。

「是的，自然而然，」他興致蔥蘢的想，「所以實在我也犯不上賭氣！……」

他站起來，走向那間惟一有着燈亮的房門口去看時間。他伸出左臂去依就那微弱的光亮：三點鐘了！他吃驚的抬起頭來。隨又略顯着急的走進屋子里去。

他沒有發現出隊附；他又匆匆的退出來了。

「糟糕！」他嘟囔着，「再不走天就要亮了啦！……」

像匹鼠子一樣，他默默的四處轉着，想要找出隊長。至少他該找出一個人來，交換一下意見。然而，他所碰見的只有濃睡以及鼾聲。最後，那建築師剛剛吸燃的煙斗的火光，把他吸引住了。於是，

繞過幾堆橫七豎八的睡者，他走向他面前去。

建築師背靠着牆在舒舒服服抽煙。他的懷里躺着那個睡得很香的孕婦。

「已經三點鐘了啊！」左嘉彎了身子，向他焦急的說。

那個沉默寡言的人慢慢把煙斗從嘴里取了出來。

「天亮了怎麼辦呢？」小組長接着說：「他們連影子都不見了！」

「只要跟他們一道，你放心吧！……」

編劇家說了一句行軍以來對他所說的惟一的話；但他不很滿意。

「你不能這樣說，」左嘉就勢蹲下去了；「他們判斷事情有時並不正確；就是胆大！……要是碰響了怎麼辦呢，他們倒滿不在乎，橫豎搞慣了的！……」

他已經肯定這一次是強迫通過了。

「真是豈有此理！」他憤恚起來，「事前會也不開，通知也不通知！……」

建築師微不可見的在煙斗的火光中笑了一下。

「……開口閉口他負責任，這個責任他能負嗎？！」

建築師沒有回答。

「唉，你說這個責任他負得起嗎？」

「呃。」

「真是狂妄！」左嘉自以爲得到了支助；「人也連影子都不見了！……」他已經站了起來，他決定去找隊長抗議。

「啊，啊，啊……」

靠近門，那回教徒已經醒了。聽了呵欠，人便知道他是睡得很不錯的。

「唉，強迫通過啊！」小組長停下來向他警告。

「他們左右總是有辦法的！」獨隻眼說。

他的混着呵欠的激賞，使左嘉惱怒了。

「要是碰響了呢？」小組長不平的追問着他。

「那里有那麼湊巧的事啊！……」

左嘉在意想中啐了一口，感覺頭痛的車身走了。

但他並沒有去找隊長，他在草地坐了下來。和那老傢伙的談話，無意中把他所有的勇氣都吹散了。至少是掃了他的大興，而且給他一個反省的機會。

「那是爲甚麼呢，」他固執的想，「我們的生命真比他們的更有價值嗎？……」他無論如何不能確定這個問題，他更感覺氣惱。

「自然，」他又接着想，「生命的價值是有等差的，這個天秤却不應該操在自己手里！」他把他自己批駁倒了。「而且，那種勇於把生命輕輕一擲的人，豈不常常反使生命獲得更高的價值？」他隨即記起了幾樁殉道者的故事。

於是，他責備自己是個懦夫，而且嘲諷着自己的驚惶。

「不，事情沒有這樣簡單！」但他又想，「我不能胡胡塗塗讓人擺佈！……」

他看見有人從外面走進來了。他猜想著，若果不是隊長，那便一定會是隊附。他撐起身來，不加思索的迎面走過去了。

「你還往那裏走？」龐得山驚異的笑着，「就要出發了呢！」

「怎麼是強迫通過啊？」小組長抗議着。

「不是，不是，……」

「不是？！已經三點多了！……天都快亮了！……」

「你放心，不會有危險的！……」

「我不是怕危險！」左嘉反駁着；「怕危險我就不上前線來了！」他理直氣壯的傲然一笑，因為他此刻想到的確乎只是非問題。「我只覺得這一次的行動太豈有此理！既不開會，也不明白宣佈，憑着一兩個人的獨斷就決定了！……」

龐得山抱歉的，感覺難爲情的笑了兩聲。

「我不說你，」左嘉申明着，「你，我是信得過的！」

「可是同志，到了路西我們再慢慢批評好吧？」

「不！我就要找他問問——他平常太專橫了！」

「他在青坡呢。就要找他，也要到路西才行啦！」

左嘉逆來順受似的嘆一口氣，一下坐在院壩邊的磨盤上面。

「真是豈有此理！」他充滿恨意的說。

「到了路西我們一定向他提出批評！暫時就不說了怎樣？……」

陸附熱誠的說，又像誑騙孩子似的拍着左嘉的肩頭。

「好吧！……就這樣吧！……我要通知大家集合去了！……」

左嘉沒有張聲，也沒有動顫。他茫漠的凝視着淡白月光下自己的影子。

人們已經陸續起來，已經陸續穿過院壩，走向大門外排子去了。可以聽見輕微的咳嗽聲以及短促的呵欠，馬蹄從三合土的晒場上敲出清脆的響聲。所有的馬匹，都從馬房里接連着牽出來了。

「同志，」是那老回回的口氣，「我這個騾子有點驚啊。……」

陸附龐得山把那青馬韁繩遞給左嘉。

「這是你的馬，」他討好的說，「我們出去集合了吧。」

「真太豈有此理了。……」

一六

聽着聲息，左嘉照樣在那條沿着土崗蜿蜒下去的小道上蹲下來了。現在，所有他的不滿已經退位，那種往往成爲人類的救星的命運觀念正在對他發揮效力。

土崗子並不很高，沒有一棵樹木。較爲打眼的只有那幾個向着來敵警戒的自衛隊的老鄉。倒轉戴了軍帽的隊附則在向西瞭望。他半蹲着，隱身在一橫土埂後面。路的左面臨着一片沼澤，浸在淺水里的密蒙的草葉有如一襲罩着玻璃的純綠絨布。在寂寞的曙光下，有青蛙叫着了；隨又猝然而止。

小組長覺得有點悶氣，因爲他終於猜不透這里離開鐵道究竟還有多遠。他微微嘆一口氣，於是發愁的注意着列子的動靜。有人像鼠子一樣，那麼靜悄悄的，而且，就那麼踏着緩步向路邊去了。而且就那麼小解起來。

那個漂亮的孕婦趕緊壓着建築師的胳膊，藏過臉去，以免笑出聲響。……

「難道我真比別人怯懦嗎？」

小組長苦惱的自問；他不禁浮上一個自憐的憫笑。

「不幸來時大開門。」一句惡詈忽然跳上他的記憶。

他稍稍振作了。帶着一點決心，他動手檢查橫七豎八繫在腳上的鞋帶。他首先活動着穿了家常鞋子的腳，看看鬆緊是否合適，而且是否牢靠。於是他就一逕凝視着那沼澤，以及沼澤以外的浩汗平野。竭力不讓自己分心。

天色已亮定了。由那遼遠蒼翠的地平線上，火紅的朝日已在緩緩上升。……

「路線都記得嗎？」隊附吼了一聲，列子站起來了；「不要搞忘記了。我們已經派人趕前面偵察，一過去就照路線走自己的！都記得嗎？……好！……」

隊附匆忙的走向列子前端去了；於是舉起手槍做了一個命令出發的動作。

隊伍沿着坡道進軍，剛才繞過一個灣子，青坡的市街便出現了。街道不長，兩邊街沿上排列着幾乎全村的居民。他們盡皆帶着一種驚喜交集的興奮神氣。

當隊伍走下坎道，進入村街的時候，一個小孩子甚至是歡呼了。有人担了茶水出來，勤謹的小販則在兜售着滾熱的饅頭，這是所謂護路村之一，然而，你會連一匹習於告密的張口漢好也找不出的；所有的狗類都叫老鄉們格殺光了。

因為列子相當凌亂；大家小跑着，而且擠做一團，已不成其為列子了。於是，一個小老頭，他正站在門檻上扣着衣服；他走向階沿，熱忱的盡着忠告。

「同志們放沉着點！」他大聲的說，「鬼子已經睡覺去了！……」

左嘉略一回頭，想要表示一下他的感動；但他隨又一直擠向前去。

隊伍的急走已經搨起滾滾的塵土，而且還在高揚上去。一匹馬忽然昂頭長叫一聲。並又狠狠的噴着鼻子。那個和善平穩的隊附不復能忍耐了。

「叫你們把腳放低一點！」他含怒的叫着；「你們看看這個塵頭！……」

「一場糊塗！」

左嘉憤憤的咕嚕了一句，因為他被那回擠掉隊了。

隊伍已經走出村子，已經望得見鐵道了。而且，那些走在先頭的人已經發現了嚴密警戒着的隊長以及他的幹部。村外是一片曠地，因此要爭先也就更容易了。大家似乎都相信只有穿過鐵道才能獲救。

左嘉繞過兩三個人，衝向前面去了；但是他的走馬忽然狂叫着直立起來……

行數不清的列子陡然缺了隻角，因為那個老教徒的騾子還在拚命的打着鬮子。而它的主人則在朝前緊拖住它。最後，憑着別人的相幫，他終於把它弄馴服了。

然而，左嘉却還在忙亂而絕望的降着他的走馬。那傢伙下顎上吃了幾腳，它的嘴上血流如注。當直立狂叫之後，它便立刻奔跑開了。它在一片田地上休息着，噴着氣，隨又靜靜的啃着麥苗。左嘉目

信可以捉住它了，但它又閃開了。

它的鞍韁已移向腹部，它所負載的行李散落在田地上了。小組長則已被它弄出了汗水。因為忽然發覺只有警戒還未撤去，他絕望了。他決心放棄了它。

他着急着，詈罵着，動手清檢着幾件重要行李，那些裝着材料的背包。這是一件難堪的事。他得四處收集它們，又得留心警戒。若果他們撤去，那就只有一個合格的絕望等着他了。何況他對那馬並未完全斷念：路程還遠，情況也不確定，……

他的希望又萌芽了，因為左嘉忽然瞥見它又重新安靜下來。而接着，他得了個好主意，他該去籠絡它！於是，一束足以引誘任何一匹牲口的麥苗採拮好了。

他輕腳輕爪走近它去。然而，雖則並不跑開，它的胃口似乎一無反應。

「你快吃嗎！」他終於又像討好，又像生氣的說了，「這個傢伙！……！」

「你是怎麼搞起的啊！……！」

那個受了遣派，頸子上掛着手流彈的掀下巴從他身後奔跑過來。

「就只等你一個人了！……！」

「這個傢伙它要跑呢！……！」

「這樣，這樣，」掀下巴忽然靈機一動，「你莫動，我悄悄走後面去！」

他繞向馬後，他就要抓住那韁繩了，但那畜牲又跑開了。

他們又同樣做了兩次；可是始終不能如願。於是掀下巴建議他該放棄了它。因為重要的是那個隨手可得，也可隨手而失的安全，馬匹可以到了路西想法。

然而，那個因為得了幫手胆大起來的左嘉不很贊成。

「我們再試一次怎樣？請你幫幫忙吧！……」

「你們究竟打不打算走啊？……」

這是隊長長的咆哮。而且，隊長本人立刻就出現了。

「你們存心要等敵人來發覺嗎？！」

他怒髮衝冠，咬牙切齒，而這立刻激起左嘉的反感。因此，他的警告不僅沒有喚起必要的注意，它倒反而爲他積壓下來的委屈打開一條出路。左嘉變激昂了。

他的臉色轉青，他的嘴唇微微顫凜。他已決心反抗一下這個專橫的老粗：

「你凶甚麼？！……你在凶那一個？！……」

他叫嚷着，他的暴躁憤激使得隊長吃了一驚。

「你把我當成甚麼人在？！」他繼續叫喊：「我忍受得太多了！……」

提着手槍的隊長好一會回不上嘴。

「我只問你一句，」他終於忍耐着說了，「你究竟打不打算走啊？……」

「我就不打算走！」

「我偏要你走！」隊長重又咆哮起來，「我命令你走！……」

「搞快點啊！……」

有人奔跑過來，於是停在中途圍着嘴巴大喊：

「像有火車來了！……」

「你認真是不走嗎？」隊長切齒大叫：「你們給我架過去再說！……」

「我又不是漢奸！」

「你怎麼不動？」隊長叱責着揪下巴；「你怕他咬你嗎？……」

他接着又把那個傳遞惡耗的伙伴叫喊過來。於是，就在那種互不讓步的責斥聲中，那兩個健壯青年，他們勸誘着，架着左嘉橫過鐵道，走向路西大道邊去。

而當汽笛鳴叫的時候，左嘉已被安頓在隊長的紅馬上了。他不久就聽見大砲的轟擊，於是他忘掉他的屈辱，立刻埋下身子。而且由於那種可能使人成個強者，也可成個弱者的本能的唆使，他更不加擇別的對那小馬搖着拳頭。

一七

隊伍已經陸續到達大花石的學校里面，已經吃過飯了。他們只等掩護部隊到齊，然後才好決定就此宿營，或者進入更爲穩妥的地帶。這裏離鐵道有五十里路，算是比較安全的了。而且，二十里外又正住着那一營嚇嚇有名的騎兵。

五十里路的急行軍，已經把大家弄得很疲憊了。他們躺在課堂里的桌椅上面，似乎十分滿意他們的處境。沒有休息的只有隊附，和那懷着鬼胎的左嘉。若果余明出了岔子，他將永遠變成悔恨的俘虜，而無以自拔了。

當他吞吞吐吐向着隊附表示他的憂慮的時候，龐得山雖曾力言絕無意外，但他依舊是不很放心。他在強制自己一意的修理那在橫過鐵道時給弄壞的眼鏡。但在最後，隊長終於帶着負責掩護的同志到了。

當那巡行的鐵甲車轟着大砲的時候，他們隱蔽在一處土埂下面。而且始終不張聲色。於是幾分鐘後，因爲一無反響，那個經常浪費着彈藥的怯懦的怪物，遂又咆哮着前進了。而隊長也就從那土埂邊

爬起來，拂拂塵土，領着部屬出發。

因爲極想知道部隊是否完整，他們沿途很少休息，他們也都很疲憊了。隊長看來更瘦小些，睫毛似乎也較已往爲長。他已經不大像個火氣太旺的人了。

在那教室外面，他在注意傾聽着隊附的報告，一面挑着耳朵窩里的塵土。

「……所以我認爲可以住一夜的。」隊附結束着，「橫豎你們也走乏了。」

隊長沒有即刻答覆。沉思一會，他才從從容容仰起他那黧黑的瘦臉。

「還是找騎兵營可靠點吧，」他說：「你騎起馬先走一步。」

「依我看沒有甚麼；至少也等你們息息再講！」

「安全第一！」隊長反駁着；「不要偷這點懶吧！」

「也好。……不過你們總得息息啦？我飲飲馬就走了。……」

於是隊附敏捷的跳下階沿，走去飲他的馬。而接着，左嘉從那門階上一下站了起來。隊長的出現給他帶來一番激動，到了現在，他已經無力控制它了。

他走近他去，略一抬起他那「透鏡腳纏着藍色綿線的眼鏡。

「余明同志，」他聲調微顫的說：「你的馬我已經飲過了。……」

「好，」隊長迅速的看他一眼，「等一下我們換着騎吧。」

「不，不，你騎吧！我騎得很夠了。……」

「你不要客氣啊，」隊長生澀的說。

那鐵道邊的一幕同樣使他感到煩亂。他迴避開他，把臉轉向課堂里去。

「你們起來準備走啦？」他含怒的叫着：「大家來機動點！……」

一九四三年十月